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9nB463

溈山古梅冽禪師語錄

清 定冽說

真謙記錄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住潭州人溈山密印禪寺語錄
  - 住潭州芙蓉山廣化禪寺語錄
  - 舉古
  - 住潭州大溈山密印禪寺首座寮秉拂語錄
  - 住潭州芙蓉山廣化禪寺首座寮秉拂語錄
- 卷目次
  - 1a
  - 1b
  - 1c
  - 2a
  - 2b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上

侍者真謙記錄

住潭州人為山密印禪寺語錄

康熙己酉九月廿一日，師因堂上老和尚決志養高，退休七星叢潭。邵鼎衡諸郡護法檀越，暨同門諸山，開山勤奮，詣芙蓉敦講經席開堂。

山門。「樓開門開，在一彈指。借路還家，是自家底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且道何者是自家底？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」

佛殿。「十指掌中悉皆是佛，千人叢裏惟我獨尊，且道如何相見？」顧視左右云：「向者裏著眼。」便展禮。

韋馱。「盡大地是法，盡大地是護。若欲護盡其法，直須無法可護。曠劫悲心，靈山囑付。」

伽藍。「守土地，計出入，是公之政，是公之位。今日新長老到來，直得端拱無為。何故？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

祖堂。「四十六代，面目現在。後升其堂，入見則拜。」便展拜。

據室。「為山方丈，峭峻難上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上也。周金剛到來，不許從東過西；小釋迦趨過，豈容回頭轉腦？」復卓拄杖，喝一喝。

拈檀越疏。「四郡都人士，聯詞一幅書。個中無別致，學佛以知儒。」

拈同門疏。「大者如兄，小者如弟，一個鼻頭，同歸一氣。玉樹連肩事足奇，匝匝香風有何極？」

拈諸山疏。「一家好事百家忙，一人出世萬人揚。」舉起疏云：「且道者箇消息從甚處得來？」度疏維那云：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。」

法座。「居廣居，立正位，行大道，此之謂大丈夫。若是調御丈夫，又作麼生行逕？要提無相毘盧印，須向千峰頂上行。」便陞。

拈香。「此一瓣香，尊而無上，貴不可名，爇向寶爐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，伏願一人有慶，萬國咸寧。」次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奉為滿朝文武、郡邑尊官、護法紳伶、在筵朱紫，伏願黼黻皇圖，皇圖鞏固，金湯佛日，佛日增輝。」又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一十五年不離左右，萬人堆裏記荊躬承，今日專誠拈出，端為供養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即此堂上慧山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趺坐。浮山和尚白椎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老店新開，羊頭狗肉死貓頭一齊鋪設；看

錢還貨，精金美玉爛葛藤快下將來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兩段不同，收歸上科。」乃云：「毘盧峰頂坐斷千差，優缽羅泉香漂萬里，從上建宗立旨，祖道恢弘，及今源遠流長，宗風不墜，直得於一毫端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在我堂上老人固是輝天鑑地、耀古騰今，今日定洌到者裏又且如何展演？」拈拄杖，召眾，云：「還會麼？符懸肘後，信手拈來，將逐符行，逢場作戲，頭頭本有，不假外求，著著現成，豈資纖力？父業子承，橫拈倒用，正所謂入林不動艸，入水不揚波。雖然如是，玅翅搏風，垂雲而蔽日；神龍奮迅，海湧而河傾。驚起象王峰橫身鼓舞，不威百獸，百獸潛蹤；嚇得水牯牛頭角崢嶸，不耕大地，大地全收。正恁麼時，且道有何祥瑞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萬箇峰巒齊稽首，千層樓閣又重新。」起身，云：「定洌才疏學淺，力薄行微，無補宗乘，有慚付囑。況茲肉山高聳，冠世寶坊，何德匪躬，肩斯堂搆？但以堂上老人刳心為嶺，歷四十年拮据之勞，今已年將暮景，為子者理宜時奉巾瓶。且我與兄和尚切念法門，倡百千人道俗之請，全然退己讓人，為弟者直得順從金石，推托有日，迴避無門，祝聖開堂，勉從斯舉。伏願佛日、舜日交麗中天，國運、法運齊隆萬載。」復舉：「當山靈祐禪師坐次，仰山、香嚴侍立，祐舉手問曰：『如今總恁麼者少，不恁麼者多。』嚴從東過西立，仰從西過東立，祐曰：『這箇因緣，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。』仰曰：『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。』嚴曰：『即今亦不少。』祐曰：『合取口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今父子兄弟酬唱箇事，惟我溈山為盛，載在燈冊，班班可攷。即此一則機緣，山僧試為頌出：一則肉傀儡，神鋒如兒戲，恁麼不恁麼，一場生特地。從東過西，須彌透溼；從西過東，大海通紅。合取口兮一句子，無限風光煙靄裏，是父是子金博金，難兄難弟水投水，善法堂前語笑歡，直今千古羨溈山。」復白椎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

當晚，謝諸檀護及諸山并兩序道舊，小參。「九年高臥碧峰頭，痼疾煙霞色似秋，將謂青山容我懶，無何一錫下雲樓？今日既到者裏，秖得和泥合水、逐浪隨波，聊將折箸攪滄溟，要使魚龍知性命。大眾！且道即今同聲相應、同氣相求一句作麼生？一道清風生八極，無端[颱-台+弗][颱-台+弗]著梅華。」

立知事頭首，上堂。「打鼓琵琶，還他會家；無可不可，道義交加。相逢盡是昔時人，惟有昔時為知己。」拂拂子，云：「一時吹入我門來，惟願春風齊著力。」

謝浮山和尚，上堂。問：「盡大地是箇龍潭，為甚麼滴水不藏？」師云：「沒頭淹殺你。」進云：「和尚作者般見解。」師拈拄杖云：「你道我作甚麼見解？」僧沉吟，師便打，僧一喝，師復打，

乃云：「同心努力我和渠，生死同條十載餘，不弟疾行誠僭僭，荷殳執盾作前驅。」起身云：「短偈瀆聰，不敢蕪贅。」復云：「憶昔辛丑暮春，天童遠菴和尚遇我溈山，三日後，舉我與兄及定洌對眾說法，親坐在筵觀聽，隨即贈定洌一偈云：『拖犁拽耙羨當年，寂子香嚴隨後先，今日祖翁田再闢，角蹄對對又依然。』北來僅十年，未敢狗尾續貂，今日法仗境生，偶次其韻，不妨舉似：水洩青蓮千巳年，五宗分建大溈先，當年芳躅何能繼？且喜同堂子父然。」

謝龍門、西禪、同慶三和尚，上堂。「天童密雲老和尚，源來曹水、振起滹沱，會下出一十二員善知識，我五峰師翁實為元子。五峰師翁付囑養拙和尚，養拙和尚付囑我堂上老人，二代之間單傳而已，非其枝不旁求，蓋乃鄭重法脈，務求的骨的髓。至堂上老人門戶日開，法化益著，匡徒二十餘載，參請不可勝紀，付囑吾曹亦僅數輩。即此數輩，猶自韜光斂彩，實履真操，道備德全，品端力重。即此法席，固遜多謙，定洌到者裏，秖得鈍鳥先飛。」起身云：「有煩光助，伏惟珍重。」

白眾，上芙蓉寺，早參。「時從那裏來？一字兩頭垂；時從這裏去？分身兩處看。去去實不去，來來實不來，遍界無蹤跡，古聖絕安排。恁麼，天上無彌勒，地下無彌勒，樓閣影重重，白日人著賊。不可以色見，不可以聲求，隔墻雖見角，未可便為牛。者裏不有，風送泉聲來几畔；那邊不無，月移花影到窗前。然則畢竟如何？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切忌認影迷頭。」喝一喝。

芙蓉回，晚參。「芙蓉舊住僧，大溈新長老，兩地齊著肩，拄杖何如好？雖然，橫該豎攝，有甚麼難？」遂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一串穿卻。」復云：「橫該豎攝，乾坤歸掌握之中；退後進前，步趨皆履踐之實。蹋殺天下人，拶出虛空骨，哭者成笑，笑者成哭，黏者為解，解者為縛，坐斷十方，密移一步，朝到西天，暮歸東土，在阬　　滿阬，處谷　　滿谷，不是洌上座玅用神通。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法如是故。」喝一喝。

萬人燈會，謝覺觀、寒松二化士，上堂。「燈燈相續，從一而至萬；人人本有，合萬而為一。一能該萬，山鳴谷應；萬能歸一，水到渠成。大眾！即今千祥霧集，萬善雲臻，且道主賓道合一句作麼生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不必遼天高索價，自有清光動地來。」

上堂。「句裏呈機，殺人活人咸具；言中有響，醍醐毒藥齊施。所以古人垂一言半句，如千鈞之弩，矢不虛發；如塗毒之鼓，聞者皆喪。雖然如是，髑髏雖穿卻，聾人爭得聞？」喝一喝。

開爐，上堂。卓拄杖，云：「火爐開也，若是真金，應無變色；藥汞之金，冰消瓦解。苟非爐韝弘開，將見金鈬不辨、同異不分。所

以，先聖不惜眉毛，坑裏掘坑；後人隨例顛倒，炭上加炭。謂之鍛凡煉聖、烹鳳炮龍。即今還有不入保社、不受鉗錘者麼？點即不到。」復舉：「雪峰示眾：『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；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。』玄沙指火爐，云：『且道火爐闊多少？』峰云：『如古鏡闊。』沙云：『者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。』」師云：「灼然，灼然。即玄沙恁麼道，不知自己命根早落他人手裏。」乃拈拄杖，云：「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；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。撞破乾坤來，古鏡闊多少？打破鏡來，世界闊多少？即今還有腳跟點地者麼？」擲下拄杖，云：「雨前初見華間葉，雨後渾無葉底華。」

晚參。「開眼也著，合眼也著，擡瞎眼睛，如何折合？伸腳也是，縮腳也是，截斷腳跟，無是不是？無是不是，半夜摸著虱；不是不是，天明失卻牛。」喝一喝。

上堂。「三千里外絕淆訛，當面已蹉過。靈鷲峰前曾漏洩，至今尚顢頇。魚行水濁，水底無蹤。鳥飛毛落，空中無跡。大地是眼睛，虛空無耳朵。透聲透色絕囊藏，亙古亙今無位次。」喝一喝。

因雪上堂。拈拂子云：「會麼？布漫天網子，打鳳羅龍；占大地風光，金聲玉振。直得寒風凜凜，華雨霏霏，為瑞為祥，如珪如璧，萬里頌一道之風，四海奉斬新之令，雖則可觀，要非實際。今日溈山不惜口業為爾道破，凡有名相皆是虛妄，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，不過一時鋪張，莊嚴佛事。大眾！還信得及麼？若信不及，平白地上遭他塗污一上。」

上堂。「雨催樵子還家，一步緊一步。風送漁舟到岸，罷櫓停橈。正恁麼時，且道如何？鼕鼕打鼓祭江神，野老不知堯舜力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天童密老和尚因僧問：『學人遠來，要問和尚討佛做。』童云：『佛也是你分外事。』」師云：「靈山授記未至如此。若是不肖孫，則未免隨眾生顛倒心，滿眾生顛倒願。便與摩頂授記云：『多陁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。』至於稱何名字？居何國土？彌勒世尊不久出世，汝當得於龍華會上躬承記莂。」

上堂。「春樹華開，突出眼睛；秋林葉落，舌頭拖地；夏木陰濃，正好瞌睡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冬來為甚麼不道曾因雪霜苦，楊華落也驚？」

冬至，上堂。「海底揚蓬塵，氣候上升；石筍暗抽條，時節已至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一陽生也，將見枝頭吐玉，萬邦業化日之長；大樹垂蔭，殿閣生薰風之韻。秋有穫，冬以藏，皆自今日始也。三百六十日之始，二十四氣之先，從此日長長一日，盡未來時無了時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晚參。舉：「雪峰因僧問：『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』峰云：『瞪目不見底。』『飲者如何？』峰云：『不從口入。』趙州聞得，云：『不可從鼻孔入也。』僧卻問州云：『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』州云：『苦。』『飲者如何？』州云：『死。』後來演和尚云：『若有人問五祖：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但云：「水。」「飲者如何？」「當下止渴。」或有個人出來問：「與曹溪水是一？是二？」即向道：「分支列派，縱橫自在，高處澆田，低處潑菜。」』天童弘覺老和尚云：『若有問天童：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但云：「浸爛鼻孔。」「飲者如何？」「穿過髑髏。」設有箇知氣息底問道：「與龍池水是同？是別？」向道：「溪澗豈能留得住？終歸大海作波濤。」』拍一拍。」師云：「溈山又不然，今日有人問：『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』『透頂透底。』『飲者如何？』『徹骨徹髓。』設是個知滋味底衲僧出來道：『與大溈優缽羅華水是同？是別？』即向道：『同流雖在湘江裏，別有清香一段奇。』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上堂。「一介不以予諸人，授無所授；一介不以取諸人，受無所受。既無授受，總沒交涉。文殊自文殊，塞北設千人之帳；文喜自文喜，江南駕萬斛之舟。各各不相知，各各不相到。頭上是天，南星北斗；腳下是地，五嶽四瀆。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到者裏，移易一絲毫不得，增減一絲毫不得，取捨一絲毫不得。可中有箇聞恁麼道，直下知歸，不妨穩坐。腦門上尚欠一椎，腳跟下好與三十。何故？若是越格之流，不在者裏著腳。掀翻地軸，直須海水橫流；捩轉天關，從教須彌倒卓。點銕成金，夷嶽平壑；敲骨打髓，使人無地卓錐。錦上鋪華，不妨充山塞海。然雖如是，若到大溈門下，也好與三十。會麼？橫按莫邪全正令，太平寰宇斬癡頑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。
說戒，上堂。「佛法無多子，塞壑填溝；人物有不齊，同舟共命。南來者三十、北來者三十，殺人刀、活人劍，東方來者東方坐、西方來者西方坐，彼彼不相知、彼彼不相礙。頭頭顯現，人人頂[寧*頁]上放大寶光；剎剎周圓，個個腳跟下一坐具地。既然如是，為甚麼到者裏討缽囊子？戒由心發，受必師傳。」
佛成道日，上堂。舉：「世尊於正覺山前臘月八日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乃歎曰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』」師云：「惺惺直是惺惺，懵懂直是懵懂。我等與世尊同為凡夫，世尊消得六年苦行便明得有與麼事，洌上座二千年後到者裏猶分疏不下。」
晚參。「虛空無背面，南北西東；至道絕遮欄，墻籬塹壁。眼裏、耳裏、鼻裏，著聲、著色、著香，者邊、那邊、更那邊，非為、非假、非中。恁麼會則得、不恁麼會不得，隔江人唱鷓鴣詞，錯認胡

笳十八拍；恁麼會不得、不恁麼會則得，再三撈摝始應知，萬古碧潭空界月。所以道：心不是佛，心與佛俱非；智不是道，智與道俱遣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直饒透過是非關，金剛腦後三斤銕。」

小參。「尊貴天然，品位階級非所造；權衡在掌，縱奪收放以全該。龍蟠虎踞，正坐當軒；霧罩煙籠，簾垂黃閣。會麼？數聲黃鳥青山外，占斷風光作主人。」

師誕上堂。舉：「南泉因僧問：『父母未生前，鼻孔在甚麼處？』泉云：『父母已生了，鼻孔在甚麼處？』」師卓拄杖云：「穿卻了也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且道是未生前底？是已生後底？是南泉底？是者僧底？是現前諸仁者底？」良久，復卓拄杖云：「今日放過一籌來，明日與君重打算。」

晚參。喝一喝，云：「會麼？五眼覷不破，鳥飛兔走；萬里無人處，犬吠雞啼。春到枝頭如錦，風來水面如紋，月湛湛而垂露，日爍爍以流金。只堪自會，不可語人，不是現性，誰謂傳心？」復喝一喝。復舉：「夾山因僧問：『如何是夾山境？』山云：『猿抱子歸青嶂後，鳥啣華落碧巖前。』法眼道：『老僧二十年前只作境話會。』」師云：「二十年前有人，二十年後有人，庶幾宗風不墜。夾山若無法眼，幾乎埋沒一生；法眼若無夾山，幾乎顢頇半世。還識二老麼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」

因雪，上堂。「雪裏梅華分外清，柏松雪後長精神，謾謂雪霜多是苦，草本無情亦喜欣。鰲山店前成道，峰前少室安心，推出仰山獅子，亂撒會老珠珍，片片不曾飛別處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要消或可待來春。」

除夕，小參。「物極運當反，時來氣自欣，新從明日起，歲向此時分。符借桃枝用，香尋柏子焚，一堂風磊落，四海自成群。」復舉：「同安察禪師因僧問：『新歲方來，殘年已去，莫有不受歲者麼？』安云：『有。』云：『如何是不受歲者？』安云：『城上已吹新歲角，窗前猶點舊年燈。』」師云：「山僧試為頌出：城上已吹新歲角，窗前猶點舊年燈，燈光影裏無新舊，角響聲中有送迎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還會麼？此景此時誰得意？白雲深處坐禪僧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「新歲到來，一到天下皆到，到後又作麼生？十方俱擊鼓，五彩畫門神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拄杖子也得隨例光生。」卓一卓，下座。

上堂。拈拂子云：「會麼？造化總靈機，語默涉離微，拈來無不是，認著卻還非，天共白雲曉，天曉白雲飛。」復舉：「世尊陞座，大眾集定，文殊白椎云：『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』世尊便下座。」師云：「天左旋，地右轉，陶冶萬物，鼓蕩陰陽，究竟

無一纖毫參差、無一纖毫滲漏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還會麼？」便下座。
上堂。「信手拈出須彌山，一口吸盡西江水，舉足一步到新羅，回身依舊在者裏。大眾！且道者裏是甚麼所在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蹋著也不知。」復舉：「楊岐會禪師因僧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岐云：『三腳驢子弄蹄行。』云：『莫只這便是？』岐云：『湖南長老。』」師云：「三腳驢子弄蹄行，一跛一跌，不曾點著腳跟，蹋著鈐錘是銕。騎則從人倒騎，更覓知君不得，未了之事如何？何日方堪了輟？一句合頭語，早是他家橛，瞎卻雙眼睛，正法眼藏滅。」喝一喝。「設有個衲僧出來道：『洌公向道：你是湖南長老。』」復喝一喝。
上堂。「世尊有密語，終日在耳邊，迦葉不覆藏，終日在眼裏。若恁麼會，我要問你：說個甚麼？見個甚麼？世尊有密語，父為子隱，迦葉不覆藏，而子證之。且道證底是？隱底是？」
晚參。「五濁惡世，一真法界，智不揀愚，子不語怪，千年桃核舊時仁，幾度買來還自賣？以禮而進，以義而退，柳下惠不恭，伯夷何曾隘？」
解制，上堂。寅亮上座問：「父慈子孝，今古溈山，百千年前事且置，即今一句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今日山僧解制。」進云：「自從叉手插鍬後，幾度耕來幾度愁？」師云：「且喜我姪到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心印？」師卓拄杖，云：「確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千聖不傳底句？」師云：「椰栗迸開天地眼，一簾化日自遲遲。」進云：「謝師答話。」師云：「聽曉樵人逐雁群。」乃云：「法無定相，著相乖宗；道不虛行，隨行得玅。所以，有時捏聚，總在者裏；有時放開，彌綸六合。會千聖以同居，各住各位；裂萬靈而異轍，共步共行。正當今日，玄關大啟，門戶豁開。且道：放行是？把住是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收中有放全歸我，絕後逢甦在當人。」
小參。「舉目無真，借路徑過；抬頭皆是，到處為家。原無此界彼彊，究竟春寒秋熱，途中受用皆然，樂業安家各別。」
上堂。「昨夜三更月到窗，打瞌睡的何曾得見？日日日午打三更，有耳朵的也應未聞。若云非耳目之所到，要你耳目作麼？」
為芙蓉丹丘監寺、純一知浴同六秩，上堂。「生是不生之理，亙古亙今；同是大同之義，非自非他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會麼？一舉兩得，左右逢原；兩彩一賽，會遇為緣。應節及時，多多益善。還會麼？五陵貴公子，雙雙鳴玉珂。」
芙蓉歸，晚參。拈拄杖，云：「大眾！還知洌上座麼？身未到家時，心已在家裏，今日身心一如，夢寐亦是安已，煖烘紙被放身

眠，明日想在日高起。」復示一偈：「艸鞋腳下似將靡，涉盡清溪陟盡巔，眼底迢迢皆客路，歸來路亦自家底。」
小參。舉：「藥山久不陞座，院主白云：『大眾久思法誨，請和尚說法。』山令打鐘著。眾集，山陞座，良久，便下座，歸方丈。院主隨後白云：『和尚既許為眾說法，為甚麼一辭不措？』山云：『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爭怪得老僧？』」師云：「藥山久不陞座，四海浪平龍睡穩；便歸方丈，九天雲靜鶴飛高。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自有廊幕在。正恁麼時，怪藥山則是，不怪藥山則是？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」
晚參。「古云：『歷劫何曾異今日？』還識今日事麼？東方既白，大地皆紅，家家拈香擇火，寺寺伐鼓考鐘，石橋上度驢度馬，官街裏捕影追風，跛跛挈挈，擾擾匆匆，事節尚未辦，轉盼月來東。大眾！是日已過。」
上堂。拈拄杖云：「大開三玄門，顯示第一義，直得釋迦老子上無衝天之計，臨濟大師下無入地之謀。正恁麼時，且道如何？」卓拄杖云：「不是盡法無民，洎合停囚長智。」喝一喝。
上堂。「定洌一向心麤，觸忤諸兄不少。適間作是思惟，不妨說出更好。諸兄弟！洌上座有時將龜毛拂子、兔角拄杖、黑漆竹篦塞入諸仁眼睛裏，使得你眼睛朦朦糊糊地；有時將我底心肝五臟、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竅塞入諸仁耳朵裏，使得你耳朵血滴滴地；有時擔一擔骨董，或如來一大藏教、或祖師西來意、或今古老和尚殘羹餿飯推入諸仁八識田中，使得你八識田中堆山積嶽地，是皆洌上座之過也。幸得諸兄弟肚皮寬、器度大，容得恁麼。若是性燥漢，洌上座多時喫棒在。即今還有性燥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如無，洌上座毛病又發了也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炤顧頭顱。」卓一卓，喝一喝。復舉：「韓文公參大顛和尚，有云：『弟子軍州事繁，切要處乞師一句。』顛良久，公罔措。時三平為侍者，乃敲禪床三下，顛云：『作麼？』平云：『先以定動，後以智拔。』公乃禮謝，云：『和尚門庭高峻，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。』」師云：「門庭高峻，在韓昌黎讚歎即得。據洌上座看來，大顛似乎門限破落、牆壁傾頹，被俗人窺破。若見三平敲禪床，劈頭一棒，待伊道：『先以定動，後以智拔。』連棒趁出。待公云：『和尚門庭高峻，於侍者邊得個入處。』便放出昔日擯首座底手段，遂出白椎，云：『今日擯侍者出院。』不惟萬仞門庭、千古景仰，而且救取侍者，免落文公之阱。雖然如是，還識大顛麼？埋卻文公，至今未有出頭分在。洌上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，也須救取文公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。

晚參。舉：「俱胝禪師因天龍和尚到菴，乃請益己事，龍豎一指示之，胝當下大悟。自是，凡有學者參問，唯豎一指。及將順世，謂眾云：『吾得天龍一指頭禪，一生用不盡。』瑯琊頌云：『俱胝一指報君知，朝生鷂子撲天飛，若無舉鼎拔山力，千里烏騅不易騎。』徑山杲云：『俱胝和尚不得瑯琊為伊出氣，幾乎埋沒。玅喜既恁麼舉，不妨隨後也有個註腳：俱胝一指頭，喫飯飽方休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』天童弘覺老和尚云：『瑯琊、玅喜只顧盤中喝彩，不解馬上奪標。諸人要知者一指頭落處分明麼？更聽山翁念個真言補缺。一指頭禪誰不有？靈樞玅轉在天龍，巨靈抬手無多子，分破華山千萬重。』」師云：「邪法難扶，從上諸大老各出一隻手，今日山僧到者裏，豈可袖手旁觀去也？不免手之舞之一上。十個指頭用一個，一個指頭為大過，祖禰不了累兒孫，累及兒孫成話墮。」

小參。「自己眉毛面孔原不許自己見得，即或水邊鏡裏見得底總是虛妄；自己腸肚心肝原不許他人知得，即或他心通覺得、業鏡子鑑得未必親切。雖然，知之一字則是妄覺。不見古人道：『道不屬知、不屬不知。』見之一字是為對待不見。教中道：『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；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』是則安楞嚴破句讀云：『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；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。』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，教壞人家男女。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杉山與歸宗、南泉行腳時，路逢一虎，各從虎邊過了，泉問歸宗：『適來見虎似個甚麼？』宗云：『似個貓兒。』宗問杉山，山云：『似個狗子。』又問南泉，泉云：『我見是個大蟲。』大溈智云：『三個老漢聚頭寐語，若要徹一時，參取者大蟲始得。』」師云：「智公與麼道，如大火聚，誰敢覷著？今日溈山不妨與諸仁放一線道：要見歸宗，參取者貓兒；要見杉山，參取者狗子；要見南泉，參取者大蟲。忽有個人出來道：『與麼說話猶是顛倒。』卻許伊具一隻眼。何故？如今四海清如鏡，行人莫與路為讎。」

晚參。「蹋破艸鞋赤腳走，縮卻項兮露出肘，昨日江上折枝梅，逢人喚作隄邊柳，大似雞群之鶴、大似喪家之狗，未審是聖是凡？合取狗口。」

上堂。卓拄杖，云：「祖師之令，銕牛之機，抽人腦後橫骨，抉人骨裏靈髓，攻巢破穴，偃鼓休旂，梵天血濺，劍挂在眉，膏肓發藥，痛上加錐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汝等猶似不覺不知，洌上座更作死馬醫。」復卓一卓，喝一喝。復舉：「三聖參德山，山云：『不用展炊巾，者裏無殘羹餿飯。』聖云：『賴遇無，設有，向甚處著？』山便打，聖接棒，推向禪床上，山大笑，聖哭：『蒼天。』出去。」師云：「德山不笑，不得起來；三聖不哭，不得出

去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到今日也少不得者一喝。」顧視左右，復喝一喝。

人新應供堂，上堂。「菩薩子，喫飯來，千千萬萬一時該，桶裏飯，缽裏水，塵塵三昧秖者是。且道是個甚麼？麤餐易飽，細嚼難饑。」復舉：「臨濟因馳書到溈山，問祐祖云：『和尚者裏多少眾？』山云：『一千五百眾。』濟云：『太多生。』山云：『我黃檗師兄多少眾？』濟云：『七百來人。』山云：『亦不少在。』」師云：「者小廝兒食飽弄箸，爭奈我千五百人善知識饑鷹捉兔。大眾！還識饑鷹捉兔底作略麼？大開東閣招賢士，縱伊飯後又加餐。」

摘茶，上堂。舉：「溈山與仰山摘茶次，溈云：『終日摘茶，秖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』仰山撼茶樹，溈云：『子秖得其用，不得其體。』仰云：『未審和尚作麼生？』溈山默然，仰云：『和尚秖得其體，不得其用。』溈云：『放子三十棒。』仰云：『和尚棒某甲喫，某甲棒教誰喫？』溈云：『放子三十棒。』」師云：「撼茶樹也默而然，天左轉兮地右旋。得其用，烈燄爐中飛彩鳳；得其體，鷓鴣啼在深華裏。三十棒，三十棒，棒頭有眼明如日，不是真金枉度量。山僧更為頌出：三月江南春幾許？相將坡上採茶煮，坐久成勞瞌睡來，顧著旁人閒言語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巴陵因僧問：『祖意、教意，是同？是別？』陵云：『雞寒上樹，鴨寒下水。』」師云：「雞寒上樹，一聲撲落梅梢月；鴨寒下水，全身蹋破楚天秋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雖然，詮上加詮，畢竟祖意？教意？」

知浴程一衢公冂師弟參一自靖城回，為薦師古明耆宿三週，請上堂。「大眾！還識衢公麼？斷臂忘軀損瘦容，死關孑立度寒冬，六年苦行邊城上。」驀拍香几，云：「今日相逢喜倍儂。左尊正佛是賴，懋功猶更莊嚴，小像不一而足，且孝思無斁，痛念厥師。秖如今日追恩報本一句作麼生？別時曾有囑，成志在今朝。」

芙蓉歸，晚參。舉：「癡絕中禪師住天童兼攝育王住持，上堂：『天童來底，育王用不著；育王來底，天童用不著。雖然如是，用不著，不著處用有餘，一箭雙鵰隨手落。』」師云：「溈山者裏則不然，溈山來底，芙蓉用得著；芙蓉來底，溈山來得著。雖然如是，用得著，得著處用不足。何故？窮坑難滿。」

大佛開光，參一上座領靖州檀越菴寺請上堂。「大功德聚甚殊勝緣，非於一佛、二佛而種善因，蓋於百千佛所發弘誓願者，如藥師如來金身丈六、寶色輝煌，乃我程一衢公曾斷一臂丐諸靖城，繼而參一知浴收結前功，在一上座贊歎厥美，自肯禪者服動有年，今日莊嚴畢備良非偶爾，秖是要問諸仁光明炯炯、眼眼相覷，又何煩山

僧點出？不見道：不遇敏手，終成廢器。」遂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蓋地蓋天，千古萬古。」
上堂。「入戶已知來見解，聞名不如見面；入門須辨主，見面不如聞名。有你聞處，一人傳虛；無你見處，當面諱卻」。喝一喝。復舉：「雪竇顯道：『大開施門無壅塞，忽有個衲僧出來，雪竇倒退七百里。何故？臨危不悚人。』一老宿道：『大開施門無壅塞，忽有個衲僧出來，兩手分付。何故？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』又一老宿道：『大開施門無壅塞，忽有個衲僧出來，三十棒一棒也不較。何故？許人一物，千金不移。』天童弘覺老和尚道：『大開施門無壅塞，忽有個衲僧出來，且教他立在門外。何故？問伊欠少個甚麼？』」師云：「溈山今日亦大開施門，忽有個衲僧出來，但向道：『山僧麤識果因。』何故？常住物。」
佛誕，值大溈五峰老和尚生辰，上堂。「大眾知麼？昨夜露柱懷胎，今朝特牛生子，一個成佛，一個作祖，共乳同胞，輝今耀古，一個在西天，一個在東土。雖然，各據一方看來，一個娑婆世界豈容兩虎？賴有忤逆兒孫，慣好殺父殺母。」遂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一箭落雙鵰，一任叫冤叫苦。」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上終(一)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上(二)

侍者明鏡記錄

住潭州芙蓉山廣化禪寺語錄

師於康熙乙巳春王八日，即當山首座寮，受眾請主院事。
據室。「此室從來如傳舍，傳及我儂第幾轍？在昔一棒一條痕，如今一握一掌血。大眾看透，浸袈裟角。」
當日闔山耆宿同諸郡檀越請示眾。指法座云：「溈山半座，芙蓉半座，當堂不正坐，即今抹煞正偏、抹煞主賓一句且作麼生道？那赴兩頭機。」喝一喝便陞。乃云：「憶昔人雲峰，流光駒隙同，五年一旦夕，雙鬢兩鬈鬆。芒鞋溪澗斷，門限蘚苔封，半生瓢笠志，唐喪亂雲中。阿呵呵！無端掇曲糸，關鎖又重重。」
上元，永貽上座請示眾。能拙問：「處處村歌社舞，慶賞正月十五，法王法令斬新法堂、擊大法鼓，人天儼臨，請師垂示。」師云：「春色來青嶂，晴光轉綠蘋。」進云：「萬仞門庭伸一問，象王回顧斗牛寒。」師卓拄杖，云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進云：「打麵還他州土麥，唱歌須是帝鄉人。」師云：「且低聲。」乃豎拂子，云：「大眾！者光明幢子，誰家屋裏無？設無者一點子，便見

將南作北、以銕為金，覿面如座鐵壁銀山，動步便爾墮阬落塹。如今夜裏，長街短巷煇煇煌煌、佛殿僧堂炯炯晃晃，折旋揖讓，曰主、曰賓，簇錦攢華，譚玄、譚要，莫不藉此一道靈光之力。雖然，縱爾洞達無私、森羅畢照，終是光影邊事。秖如衲僧家向佛祖措足不得處措足，方不為聲色之羅籠；於人天著眼不得處著眼，始不被隱顯之障蔽。且道超聞離見、透脫無依一句作麼生？不許夜行剛把火，直須當道與人看。」拍禪床一下。復舉：「仰山夢入彌勒內院，堂中諸位具足，惟空第二座，仰遂據坐，一尊者白椎云：『今當第二座說法。』仰起白椎云：『摩訶衍法離四句、絕百非，諦聽諦聽。』及覺，舉似溈山，山云：『子已登聖位。』仰便作禮。」師云：「者則話，知恩者少、負恩者多。諸兄還會麼？不惜眉毛下箇註腳，如今日定洌不敢開眼作夢，不升兜率陀天，便乃大座當軒說黃道黑，幸我堂上老人近從溈山過臨，現今在座不須舉似。且道與仰山當日那則因緣是同是別？不免重為頌出，以資旁瞥。峻閣崇樓盡日開，如雲如雨吼如雷，落華不解隨流去，秖道人從夢裏來。重提令，上高臺，百非四句一時該。咄！」

謝浮山和尚齋，示眾。能拙問：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溈山芳躅，今古高風。敢問如何是敲唱雙行句？」師顧浮山和尚云：「我法兄在座。」進云：「雪淨青峰增意氣，雲旋紫柏靄門庭。」師云：「扶桑湧出一輪紅。」進云：「當軒玅曲人天聳，就裏玄機海嶽摧。」師云：「五彩繪虛空。」進云：「弄潮須是江湖客，別語還他過量人。」師云：「數來未到你。」乃云：「諸佛出世，為一大事因緣；祖師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厥後二派交流，五宗競出，各展轟雷掣電之機，共施轉地迴天之用，燈燈相續、祖祖相傳，大都扶豎宗乘，直貴流通正眼。逮我密雲師翁崛起東南，令行吳越，挽佛日於西沉，振獅絃於絕響。五峰和尚首出天童，開疆溈扈，法道之南，自茲伊始。其下種粟開畬，銅頭銕額，遞至我堂上老人，愈出愈奇，浸昌浸熾，百廢具興，群英畢集，誠吾家忠厚開基，積厚流光之道也。幸我浮山與峰法兄和尚，手眼別出，氣骨弗群，行解相應，表裏一如。當江河日下之秋，豎起銕脊梁，撐天拄地；且得道如林之日，鼓者兩片皮，包古括今。哮吼大江之西，十八灘頭浪起；奮揚古潭之北，洞庭八百澄波。定洌濫叨手足，倍切瞻依。頃承泛雪夜之舟，山山水水；類鰲山之韻，雨雨風風。無賓主話，相聚於楒柮爐邊；死佛祖機，共展於曲彔床上。賓主互換，敲唱雙行，佳話名藍，生平慶快。復蒙橐囊傾盡，飯我香積，諸兄弟切忌囫圇吞卻。」遂起身合掌云：「蘇盧蘇盧，唎唎唎唎。」示眾。拍禪床，召眾云：「無人奪你鹽茶袋，庫藏裏也須檢點，禍不入慎家之門；有人換你苦葫蘆者，閑家具直須颺卻，賊不打貧兒

家。」復拍一拍。
晚參。舉：「佛眼道：『兩岸蘆華一葉舟，涼風深夜月如鉤，絲綸千尺慵拋放，歸到家山即便休。』弘覺老和尚云：『大覺者裏不然，扁舟到處是家山，櫂轉蘆華雪幾灣，風月一天長似昔，釣乾滄海不須還。』天童遠菴和尚云：『神鼎又且不然，家住清湘碧浪頭，不須遠去汎扁月，白蘋深處錦鱗躍，煙月何妨擲一鉤？』」師云：「三大老，聖之清、聖之任、聖之時者也。洌上座者裏又且不然，芙蓉住在萬山頭，山外長江水自流，今日煙波無可釣，不須新月更為鉤。」
春日，示眾。拈拄杖，云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；秖者箇，非者箇。步步蹋碎，瓦解冰消；著著圓成，桃紅李白。掉臂地覆天翻，吐唾珠迴玉轉。錦織千峰，華鋪大地。直得蛙鼓填喧，俗人而耳聵；惠風和暢，遊子以忘歸。會麼？匝地韶光，滿天和氣。」
示眾。「以虛為實，以實為虛，用兵之道如是；有則言有，無則言無，持身之操如此。衲僧家二者得而兼之，民無得而名焉；一者乃不可得，民無得而名焉。還會麼？得大總持不可思議，得大自在不可思議。」
天童密老和尚忌，示眾。拈拄杖，云：「者條白棒，我天童密老和尚拈來，於六處道場敲佛祖骨髓、瞎人天眼睛，千古光芒、萬靈乞命，三十年後落在不肖兒孫手裏。今日不肖兒孫拈來，先從者老漢打起。」遂卓一卓，云：「大眾！還識痛癢麼？若識得，定洌罪過彌天；若未識，過在師翁。」便下座。
示眾。「世尊傳迦葉，拈起青蓮華。迦葉傳阿難，倒卻剎竿子。二代之間一起一倒，致令後代兒孫橫拈倒用，向推倒扶起上弄精魂，正所謂其源不清，其流必濁。雖然如是，切不得謗佛謗祖，自取過咎。要親見世尊麼？向世尊未拈前著一隻眼始得。要親見迦葉麼？向阿難未問前著一隻眼始得。」
示眾。「十方本是虛空，萬象從來羅列，魚躍鳥飛，風清月白，何曾礙著眼睛？何曾撞著腦額？自是跼地蹐天，究竟與他何涉？今日山僧不奈船何，打破戽斗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了也。且問諸仁者：向甚麼處安身立命？」喝一喝。
為母氏劉老孺人廿週修懺，示眾。拈拄杖，云：「母！母！生我一何恩？別我抑何忍？若有不別時，生又從何耳？究竟何曾別？人言乃如此。若言身是別，遺體具在是；若言心是別，念念無時已。身心母氏哉，柝肉徒為爾，說法即本身，謂現云何起？且道：說甚麼法？在佛謂之報恩經，在世謂之蓼莪章，在今日謂之追嚴佛事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秖是定洌母親，曷勞諸公贊助？不見道：丁翁即若翁。」下座。

示眾。舉：「雪峰因閩王封柑、橘各一顆，遣使送至，柬問：『既是一般顏色，為甚名字不同？』峰遂依舊封回。王復馳問玄沙，沙將一張紙蓋卻。」師云：「二老與麼酬對，還契閩王意也麼？我非堯、舜之道，不敢陳於王前。」

晚參。「諸兄弟！金峰老人問凡答凡、問聖答聖，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，且道是好心、不是好心？問凡不答凡、問聖不答聖，二十年後無老婆心，且道是好心、不是好心？洌上座隨問隨答，不知何者為凡？何者為聖？二十年前不有、二十年後不無，且道是好心、不是好心？今日分明舉似，且道是好心、不是好心？惟有人心咫尺間，咫尺人心不可料。」

閱《華嚴經》，示眾。「朝看《華嚴》，暮誦《般若》，還當得也無？眉底一雙寒碧眼，看經那到透牛皮？」喝一喝。「昔日，僧問睦州：『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？』睦云：『有甚饁饘餬子？快下將來！』諸兄弟還識二老問答處麼？山僧試為頌出：轉轉兩個檐板漢，共成五千四十八卷，畹將和氣煖丹田，討甚麼碗？」

示眾。「青山自青秋來，也有黃葉。白雲自白時乎，變作蒼狗。是知法無定相，所以世尊昨日說定法，今日說不定法。大眾！明日後日又何如？」喝一喝。

晚參。舉：「仰山因見庭前雪師子，乃指云：『還有過得此色者麼？』眾無對。」師云：「者雪獅子被仰山一指，直得萬里毫光，人難辨的。洌上座當時若在，便還仰山一指，兩彩貴圖一賽。」

示眾。「人言上古高，自嗟生來晚，受逸後人多，人胡不自反？何也？如焚卻疏鈔，早有德嶠；打殺佛阤，後有文偃；開粥鍋，有柏巖哲；結蓮社，有廬山遠。似今日洌上座卻成一枚無事無為閑道人，一日兩度溼碗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秖是飯裏咬著沙，則須吐卻。」

示眾。「靈中之靈、玅中之玅，土塊石頭也有一竅，秖是不曾穿鑿，靈也不靈、玅也不玅。設有個衲僧出來道：『者是甚麼所在？許你穿穿鑿鑿。』不妨肯伊道著。不見道：毘婆尸佛早留心，直至如今不得玅。」

元宵，晚參。「燈盞滿盛油，家家恣賞遊，閑人窺夜半，秖見月光浮。誰謂惱人春色重？未眠知有幾同流？」拍禪床，喝一喝。

中春，示眾。「二月春風似剪刀，剪成華瓣滿山腰，華開不耐世尊眼，一任含芳各自夭。」

方丈落成，示眾。「攝有歸無，劫前景色；擴無成有，落在今時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突出難辨，乾坤而失位；金碧顯煥，日月以潛輝。者片地頭，且道甚麼人作主？一雙窮相手，兩個鬼眼睛。」喝一喝。

遊山回，晚參。「山有盡處，水有盡處，若不到過，爭知有盡？山無盡處，水無盡處，若不到過，爭知無盡？步步腳跟下來，色色眼睛裏去。諸兄弟！此是途路上句子，即今歸家穩坐一句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遊山勞頓，且歸寢堂憩息。」下座。

示眾。「十方國土中，惟此一乘法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法。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我笑世尊，世尊笑我。」

示眾。「造化靈樞，曾無關捩；祖師心印，不自篆文。無關捩而玅轉有神，自西、自東、自南、自北；不篆文而字義炳然，印空、印水、印泥。更有一印，印破諸仁面門。」

佛誕，值大溈五峰老和尚生辰，眾請示眾。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堆堆好事上眉頭，美如西子離金闕，嬌似楊妃下玉樓。今日定洌到者裏又作麼支遣？」遂起身拈香云：「分作二分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趙州問新到：『曾到此間麼？』云：『曾到。』州云：『喫茶去。』又問一僧：『曾到此間麼？』云：『不曾到。』州云：『喫茶去。』院主問：『和尚為甚曾到也喫茶去？不曾到也喫茶去？』州喚院主，主應諾，州云：『喫茶去。』」師云：「觀音院裏大似個茶亭，近來芙蓉茶貴，不曾輕易啜人。何故？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」

示眾。「商量兩個錯，千錯萬錯，五件事替不得。更有一件，諸兄弟各自努力。芙蓉山裏雖不開粥鍋，料想者一夏也不得空著你缽盂鐀子。」

天中節，示眾。「黍角何年設世餔？雄黃搗爾泛清酟，囊縣五色競新艷，堪笑山家事事無。雖然如是，也將白水搗菖蒲，拂子為虎艾，拄杖是靈符。」遂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下座。

示眾。「千古松聲來有韻，宮商角徵羽；萬年溪水去無蹤，江淮河瀆。逝者如斯夫，松風似無價。」

出隊回，示眾。「本是山中人，好在山中住，一日到平田，兩日要歸去。今日幸歸來，風景還如故，秖有些子不同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葉落梧桐樹。」

中秋，晚參。拈拄杖，云：「隔墻移華影，如水浸樓臺，到天心之意味，穿潭底以無痕。下滄州，過峰西，皆承渠力；翻貝葉，響絲桐，悉稟威光。挂在柳梢頭，晃晃清光百二洲；篩諸松樹下，顆顆圓明似無價。紋生乎角，蚌以生珠，時乎東山之上，時乎斗牛之墟，幾多人倚樓？幾處笙歌幾處愁？」

示眾。「心外無法，若無心則法也無；法外無心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？」喝一喝。

示眾。「遏抑不得處，三軍不可奪。蓋覆不得處，一言以蔽之。雖然曲不藏直，要且真不掩偽。」

示眾。拈拂子召眾云：「此事無人會得，我亦會不得；無我說處，人亦說不得。不會更好，明破即不堪，說也無妨，虛空何曾著彩？諸兄弟！少間普請運水底運水、搬柴底搬柴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龐公賣笊籬下橋次喫撲，靈炤見亦去公邊倒，公云：『作甚麼？』照云：『見爺倒地，特來相扶。』公云：『賴是無人見。』」師云：「賴是無人見，難逃作者知。設有知者，且道龐公失利？靈照失利？」
示眾。「七縱八橫處，不出規矩準繩；七顛八倒時，自有神持主宰。全體獨露，不涉功勳；大用現前，寧作軌則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金鞭擊斷那叱臂，玉箸撐開虎眼睛。」
示眾。「天上有天，地下有地。占波國裏之東，新羅國裏之西，重重莫盡其高厚，蕩蕩難測其邊際。皆吾人遊戲之場，皆吾人放身命之地。近來湖南界內，十雨五風，萬民樂業。」
示眾。「舉頭見日，可望而不可即也；橫身是空，可即而不可捉也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一手把來。」擲下，云：「誰敢覷著？」
示眾：「東司上不說佛法，趙州口裏屙。煖室裏與你商量，明招門外走。走遍南贍部洲，屙到驢年去。佛法未夢見在，誰敢商量？咄！」
示眾。「當斷不斷，放過一著，未必不為好手；要行便行，三宿出晝，聖賢豈有著心？綿包特石，剛不失其柔；絲浮涤水，緩中應有急。是則古人道：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。抱橋柱澡洗，豈是達人？」
晚參。舉：「仰山攜拄杖行次，僧問：『和尚手中是甚麼？』仰拈向背後云：『見麼？』僧無對。」師云：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拄杖之靈，摸索不著。」
師誕，示眾。「有相身中無相身，金香爐下鐵崑崙。古人恁麼道，註已註也，解已解也。今日洌上座法仗境生，不惜重加疏鈔，與諸仁赴個時節」。拈拄杖，云：「虛空無盡，此身亦無盡；法界無邊，此身亦無邊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喚作有相得麼？喚作無相得麼？既相不可得，喚作去來得麼？既無去來，喚作死生得麼？來此八千反大好，記得八十生作善知識，入海算沙。洌上座今日不曾生，諸兄弟逼抑人作麼？」下座。
示眾。「撞著道伴交肩過，君之西秦、我之東魯，料掉沒交涉。識得拄杖子，不是烏藤則是楸栗，有甚麼奇特？謂之一生參學事畢。大蟲裹紙帽，好笑又驚人。」
因雪，示眾。「大雪紛紛下，乍落便不化，夜月裏誰汎剡舟？冰稜上多少人走馬？等閒日出連山，茅屋卸下琉璃瓦。嗄！」

示眾。「牛頭沒，馬頭回，風馬牛，不相及。玉兔連，金烏急，日月並行而不悖。乘樹上著箭，柳樹上出汁。」
示眾。「祖師雖無關，假雞聲韻難瞞我；真人似有位，而門出入豈無方？正恁麼時，祖師一手把住云：『何得時出時入？』合作麼生秖對即得？公驗分明過。」
示眾。「一步是一步，尚且喫跌。弄甚麼馬騎，陸路上去。尚且阻風阻雨，打甚麼鐵舡。諸兄弟！此皆矜尚浮虛，不務真實。君子不由險徑。」
晚參。「衲僧家別有長處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不見阿誰短？衲僧家別有見處，晝見日、夜見星，我想諸仁共見。恁麼則無長處，切不得謗他；則無見處，切不得謗他。何故？衲僧分上無許多事。」
示眾。「道出常情，不足以言道；理極精微，不足以言理。萬物備於我，我自非我；一切惟心造，心自何造？若恁麼會，三十年後大有人怪笑。」
示眾。「悟了還同未悟，悟有何益？悟既無益，始信無迷。迷悟兩忘，落在第二。」喝一喝。
元旦，禮諸祖塔回，示眾。顧視左右云：「塔在此，祖師在甚麼處？」良久，謂侍者云：「記取者幾堆石頭？」偈云：「六塔山堂一顧中，朝通魚磬暮通鐘，焚香此地堪為共，試把栴檀帶燄衝。」便插香。
元宵，晚參。「管絃迭奏鬧元宵，赫赫聲光徹九霄。古廟孤燈燈燁燁，未審何人到裏挑。」
示眾。「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，然則墾山取石、鑿井開池，不損其光明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廣長舌相。恁麼，則鶴唳鶯啼、驢鳴犬吠，皆出玅音。雖然如是，色見聲求，終行邪道。」喝一喝。
示眾。「謂盡大地是個洌上座，洌上座到者裏則吾豈敢？謂洌上座是個盡大地，盡大地到者裏莫能載焉。」拍禪床，云：「逢人不得錯舉。」
浴佛，示眾。「者一杓惡水，世尊於二千年前早已潑卻天下萬世了也，不識好惡漢揚湯止沸作麼？雖然，爭奈杓柄今日在洌上座手裏，到者裏放過不可。念彼觀音力，還著於本人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陳操尚書同僚家在樓次，遙見數僧來，一官人云：『一隊行腳僧。』書云：『不是。』云：『焉知不是？』書云：『待來驗看。』僧至，書驀召上座，僧皆舉首，書謂寮家云：『不信道。』」師云：「要與數僧雪屈，除非尚書下樓相見。」
示眾。「張打油，李打油，不打渾身只打頭。古人恁麼道，直截不妨直截，痛快不妨痛快。秖有一句子還不曾道得，且道是那一句？油榨裏活落尖。」

示眾。「眼裏瞳人吹木笛，風吹石臼衍摩訶，通身遍界橫皆目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莫謂今朝洌老多。」
示眾。「桶箍未爆，桶底未脫，猶得盛骨盛董。及至爆了脫了，堪作甚麼？雖然如是，難得與麼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顧視左右，云：「漆桶果然。」
示眾。「佛法遍天下，深山裏有；深山裏底佛法，艸木生焉、鳥獸聚焉。莫是艸木、鳥獸便當佛法也無？秖如鬧市街頭無艸木、無鳥獸，又喚甚麼作佛法？莫是無佛、無法？恁麼則成謗佛、謗法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惟有諸佛乃能知之。釋迦老子正是謗佛、謗法，禾山解打鼓、秘魔善擎杈，百二甲子老趙州，逢人秖道去喫茶。」
天中節，示眾。「近水競龍舟，山裏人競個甚麼？住山人得此一種無諍三昧。善財採藥，有善財教他採，無善財教誰採？咄！奴兒婢子，誰家屋裏無？」
示眾。「長江無暑月，昔年那裏徑過？深山夜夜寒，今日全身者裏。遠離熱惱，究竟岑寂。佛子住此地，則是佛受用，萬緣遷變渾閑事，五月山房冷似冰。」
示眾。「今生決不作者蟲豸蹉過目前，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，貪程太速，二俱遭人撿點。還有不受檢點者麼？」
溈山回，晚參。「山自高兮路自巉，腰包放下喜盈眉，那邊消息如何也？留待諸仁到目知。」
示眾。拈拄杖云：「者拄杖子在佛印擲下，郭功甫謂之騎龍；在雲門攛出，人皆謂之南山鰲鼻。諸兄弟！畢竟是龍？是蛇？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龐居士問馬祖：『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？』祖云：『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。』士悟去。」師云：「一口吸盡西江水，萬里長江乾徹底，老漢龐公悟不無，且問將何洗臉觜？」喝一喝。
示眾。拈拄杖云：「拄杖子相隨三十餘年，曾無少間、曾無少離，幸自可憐生。」擲下云：「寧為人憎，毋為人憐。」
示眾。「芙蓉山裏米少柴多，縱無雲峰和尚，不曾空著火爐，秖時中枯淡，怪我不得。山田脫粟飯，野菜淡黃虀，不是今日說底。」
中秋，檀越至，晚參。「雲斂晴空，冰輪乍湧，在山山輝，在川川媚，芙蓉僻在幽岑，竊沐清光，其如良夜何？細剪清風噓一噓。」
復舉：「雲門因僧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門云：『有讀書人來報。』徑山杲云：『讀書人既到者裏，如何相見？』乃云：『不是冤家不聚頭。』天童密老和尚云：『和尚家風，雲門盡情說了；相見之意，玅喜不妨道破。秖如相見後又作麼生？』乃云：『君向瀟

湘我向秦。』」師云：「相見後又得聞命矣。秖如讀書人未來前一句如何描邈？不來還憶君。」
示眾。拈拄杖，云：「者一著子，欺人不難，通身是眼；瞞我不得，滿口含霜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賊身已露。」
示眾。「殺人須見血，我王庫內無如是刀；為人須為徹，我躬不閱，遑恤其他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禁止訛言。」
晚參。「閉門造車，出門合轍。羊車、鹿車、白牛之車，共步不同行，同途不共轍。」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切忌閉門作活。」喝一喝。
示眾。「饑逢王膳，絕處得生。不可貪饕，食飽傷心。賊人空室，心思頓絕。不宜眷戀，禍自險生。」喝一喝。
為明季復開此山水月老宿忌設供。「荊棘林中下腳易，行有餘力；月明簾外轉身難，用不停機。卓哉善始善終，至今頭正尾正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曹山因僧問：『學人通身是病，請師醫。』山云：『不醫。』云：『為甚麼不醫？』山云：『教你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。』」師云：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一條窮命根，何日方得絕？今日芙蓉者裏若有人問：『學人通身是病，請師醫。』『不醫。』『為甚不醫？』『為你通身是病。』」
示眾。拈拂子云：「推不向前，約不退後，眼似流星，機如掣電，伶俐人前一場敗闕，癡人面前一場鈍置。」
示眾。「成團作塊，一句全提。散體分身，百千三昧。無自無他，非如非異。無漏國中留不住，豈存焯塢臥寒沙。」喝一喝。
師誕，示眾。舉：「玅喜上堂：『臘月十五天降雪，為瑞為祥無空缺，文殊露出廣長舌，普賢大士得一橛。如何是那一橛？看鋤鐁著生銕。』」師云：「看鋤鐁著生鐵。可憐生那一橛？阿呵呵！難分說。當年十五天降雪，今年十五也降雪，依舊為瑞為祥、依舊無空無缺，秖是文殊縮斷舌頭、普賢藏身斂跡。何故如此？為無伊出頭分在。且道：誰是出頭者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梅村王大伯。」
示眾。「通身電掣，滿腹雷霆，動著天搖地震，喝出海湧山崩，直饒不動不喝，也是漆桶光生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喝一喝，云：「無孔銕錘，夢裏惺惺。」
示眾。「向上原非著，直下早成紆。李廣慣神箭，潘閬倒騎驢。守株而待兔，緣木以求魚。有迷斯有悟，非我亦非渠。事因叮囑起，好事不如無。」
晚參。「夜雨滴芭蕉，滴破愁人耳，窗外自聲聲，耳裏何曾水？」喝一喝。
示眾。「萬里無寸艸，絆殺人多少？一條白練去，死水不藏龍。會麼？在天在田，變化無邊，出艸入草，何處尋討？」喝一喝。

示眾。「雨灑不著，日炙風吹；收拾不住，麻纏紙裹。」擲下拄杖，云：「今日撒向諸仁路，不拾遺君子稱美。」
示眾。「浩浩塵中，主則全主；飄飄物外，賓則非賓。全身擔荷去，原非分外；赤手提持來，豈資他力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寰中天子敕，地肅天清；塞外將軍令，神潛鬼伏。」
示眾。「出門便是長安道，未出門時路頭在甚麼處？舉足無非大覺場，未舉足時全身又在甚麼處？向道莫行山下路，果聞猿叫斷腸聲。」
迎栴檀大佛到溈山，自粵西回，示眾。「二月離雲岫，臘底始回笻，慶快還同佛，倦苦似偏儂。萬里人歸得，一年尚未窮，詩書為舊隱，樓閣若新容。」
為定融耆宿六秩，示眾。「煒煒煌煌，巍巍堂堂，器不可盡，壽不可量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勁骨稜稜也，氣宇自如王，萬年松樹祝融岡。」
示眾。「長安道上走殺多少人？絕頂艸菴坐殺多少人？不走不得此事了，不坐不得此事了，未審是甚麼事？若無事，走個甚麼？坐個甚麼？雖然，秖如洌上座要行便行、要坐便坐又作麼生？待你草鞋繩斷、蒲團子破，卻向你道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慈受深禪師上堂：『雲自何山起？風從甚澗生？好個入頭處，官路少人行。』」師云：「好箇風雲際會，惜乎不知來處。來處不知，討甚人頭？而且官路上來千去萬，何得者般說話？今日芙蓉者裏則不然，試為點出：雲自東山起，風從北谷生。前村官路裏，多是出頭人。」拈拄杖卓一卓，下座。
晚參。「休去、歇去，虛空不能休；壞與空去、成與住來，日月不能休；昨日沉西、今朝東出，佛亦不能休；釋迦滅度、彌勒下生，祖亦不能休。西天不住，過我東上；東上不住，隻履西歸。如何說個休去、歇去底道理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會麼？若也會得，休去、歇去。」
示眾。拈拄杖云：「匙挑不上，托出和盤；槌擊不開，鴻門大啟。秖是不許人餐，不許人入。何以故？鴻門雖有宴，未必是醍醐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藥山晚參：『我有一句子，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。』時有僧出，云：『特牛生兒也，秖是和尚不道。』山喚侍者：『去點燈來。』僧便抽身入眾。」師云：「者兩個漢原來暗地裏說話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且待明日看。」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上(二)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上(三)

侍者明鏡記錄

舉古

舉：「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乃云：『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』雲門偃云：『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』」

師云：「世尊固然做盡伎倆，卻也未為分外。後來跛腳阿師敢與麼道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即今眾中還有下得毒手者麼？不妨出來將洌上座一坑埋卻，堪報不報之恩，共助無為之化。如無正令，全提去也。」拈拄杖一齊打散。

舉：「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，是時眾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『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玅心、實相無相微玅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』」

師云：「無迦葉不見世尊，無人天不見迦葉。」

舉：「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，乃至三度入定，遍觀三千大千世界，覓不可得，來白世尊。世尊云：『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，便見普賢。』普眼於是纔起一念，見普賢在空中乘六牙白象。」

師云：「錯。且道著在世尊分上？著在普賢分上？著在普眼分上？雲居舜禪師云：『普眼推倒世尊，世尊推倒普眼。且道普賢在甚麼處？』」師云：「雲居好語，秖是欠悟在。」

舉：「世尊因五通仙人問：『世尊有六通，我有五通，如何是那一通？』尊召五通仙人，仙人應諾。尊云：『那一通你問我。』」

師云：「世尊與麼答話，大似熱瞞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那一通且置，且道者五通消息又從甚處得來？」

舉：「世尊臨入涅槃，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。世尊咄云：『文殊！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說一字。汝請再轉法輪，是吾曾轉法輪耶？』」

師云：「大眾！世尊末後者一轉語，較四十九年底見處如何？」

舉：「城東有一老母，與佛同生，不欲見佛，每見佛來，即便迴避。雖然如此，回顧東西，總皆是佛。遂以手掩面，乃至十指掌中，悉皆是佛。」

師云：「怪哉之佛，怪哉之母，不免遭人檢點。」喝一喝。

舉：「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至梁，因武帝問：『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』祖云：『廓然無聖。』帝云：『對朕者誰？』祖云：『不識。』帝不領悟，祖遂渡江至魏。」

師云：「昨夜客星犯帝座，龍眠天子惺惺臥，設使震旦盡梁王，何處容得者一箇？雖然，溈山門下容得千箇萬箇。」

舉：「睦州示眾：『我見百丈，不識好惡。眾纔集，以拄杖一時打下，復召大眾，眾回首，乃云：「是什麼？」有甚共語處？黃檗和尚，眾纔集，以拄杖一時打下，復召大眾，眾回首，乃云：「月似彎弓，少雨多風。」猶較些子。』」

師云：「百丈、黃檗與你有甚怨讎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今日山僧不無有過。」

舉：「李渤刺史問歸宗：『教中道：「須彌納芥子」，渤則不疑；「芥子納須彌」，莫是妄譚否？』宗云：『人傳使君讀萬卷書，是否？』李云：『是。』宗以手摩頂至踵，云：『都來如柳子大，萬卷書籍向甚麼處著？』李俛首而已。」

師云：「李公俛首，未審是慚惶？未審是冷笑？今日者裏有人恁麼問，但云：『汝喚什麼作芥子？』要伊更疑三十年。」

舉：「雪峰因德山云：『我者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，汝去看他怎生？』峰遂將一斧去，見二人在菴內坐，峰拈起斧云：『道得也一下斧，道不得也一下斧。』二人殊不顧，峰擲下斧云：『作家，作家。』及歸，舉似德山，山云：『如何？』峰云：『洞山門下不道全無，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。』」

師云：「殺人有賞，救人無恩，今日溈山放過不可。」遂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縱使德山門下，也須照顧髑髏。」

舉：「鼓山示眾：『鼓山門下不得咳嗽。』時有僧咳嗽一聲，山云：『作麼？』僧云：『傷寒。』山云：『傷寒即得。』」

師云：「說甚麼即得？好與一棒。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」

舉：「洞山與雲居過水次，山問：『水深多少？』居云：『不濕。』山云：『麤人。』居卻問：『水深多少？』山云：『不乾。』五祖演云：『二人恁麼說話，還有優劣也無？山僧今日因行掉臂，為諸人說破：過水一句不涇，庫藏珍珠堆積；過水一句不乾，無錐說甚貧寒？乾涇二途俱不涉，任他綠水與青山。』」

師云：「者兩箇漢過水也不了，若不是我五祖師翁，難圓者樁公案。今日洌上座合水和泥，也與隨流得玅。川流一道響潺潺，一任行人日往還，深則厲兮淺則揭，乾涇誰分優與劣？兩岸蘆華對蓼紅，一條白練亙天空。」喝一喝。

舉：「南泉云：『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。』趙州道：『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。』」

師云：「山僧十八上尚作俗漢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慚媿！慚媿！」

舉：「玄沙一日與地藏在方丈坐話，夜深，沙云：『侍者關格子門了，汝作麼生出得？』藏云：『喚什麼作門？』雪竇顯別云：『珍重！』便行。清涼欽云：『和尚莫欲歇去。』」

師云：「如斯答話，美則美矣，善則未善。當時但高聲云：『侍者。』自然七通八達，面面玲瓏，開門還是閉門人。」

舉：「洞山因僧大慈來，乃問云：『大慈尋常有何言句示人？』僧云：『有時道：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尺；說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』山云：『我不恁麼道。』僧云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山云：『說取行不得底，行取說不得底。』後來雲居云：『行時無說路，說時無行路，不說不行時，合行甚麼路？』洛浦云：『行說俱到，即本分事無；行說俱不到，即本分事在。』」

師云：「諸大老深譚玄玅，曲盡精微，可謂珠鑽九曲，玉解連環，煇煌天地，炫燿古今。若據洌上座見處，迥爾不同，也要諸方檢點。要說便說，有甚一尺一寸？要行便行，有甚到與不到？有人問：『何得恁麼？』我要問你：說又說個甚麼？行又行個甚麼？」

舉：「仰山坐次，一僧參問訊，向東邊叉手立，目視仰山，山垂平左足；僧卻過西邊又手立，山垂下右足；僧向中間叉手立，山收雙足。僧禮拜，山云：『老僧自住此，未曾打著一人。』拈拄杖便打，僧便騰空而去。」

師云：「仰山不妨打著一箇，惜乎拄杖子短，不曾打折驢腰、打斷腳脛。何謂如此？要伊知我宗師家別有長處。」

舉：「雪峰一日陞座，眾集定，乃拋出木毬，玄沙遂去捉來，安於舊處。」

師云：「一場好事，多了玄沙，看來大不可少。還會麼？今日洌上座不似雪峰。」遂拈拄杖召眾云：「拄杖子在洌上座手裏，有玄沙不敢正眼覷著，無玄沙不敢正眼覷著。會麼？」

舉：「裴相國到石霜，霜奪公笏來，問云：『在官人手中為笏，在天子手中為圭，在老僧手中喚作甚麼？』裴無對，乃留下笏。」

師云：「金山之帶，石霜之笏，叢林勝事，看來大似白日搶奪。我若作裴公，便奪過笏來，在下官手中為笏，物見主，眼卓豎。」

舉：「曹山因米和尚至，未相見，米遂坐卻禪床，山不出，米便去。主事問曹山：『和尚禪床為什麼被別人坐卻？』山云：『去後卻還來。』未幾，米果回，與山相見。」

師云：「曹山具大玅算，米老不乏神機，設或不來，笑煞土地。」

舉：「南泉因陸亙大夫問：『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？』泉云：『如國家用大夫作麼？』雪竇顯云：『不及大夫所問。』

保寧勇云：『也未為分外。』」
師云：「三大老與麼酬酢，答在問處。若是溈山，但云：『要且大夫不識大悲菩薩。』」
舉：「興化示眾：『今日不用如何若何，便請單刀直入，興化與你證據。』時旻德長老出禮拜，起便喝，化亦喝；德又喝，化亦喝；德禮拜，化云：『若是別人，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。何故？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。』便下座。」
師云：「無後語，何處見興化？有後語，何處見旻德？」
舉：「德山示眾：『今夜不答話，問話者三十棒。』時有僧出禮拜，山便打，曰：『某甲話也未問，和尚因什麼打某甲？』」
原書闕。
「浦云：『總不親。』濟云：親『處作麼生？』浦便喝，濟便打。」
師云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。」
舉：「玄沙一目因韋監軍云：『曹山和尚甚奇怪。』沙乃問：『撫州去曹山幾里？』韋顧傍僧云：『上座曾到曹山麼？』云：『曾到。』韋云：『撫州去曹山多少？』云：『一百二十里。』韋云：『與麼則上座不到曹山。』韋卻起禮拜。沙云：『監軍卻須作禮此僧，此僧卻具慚媿。』」
師云：「玄沙只認得紗帽頭，不認得禪和子。若是洌上座，但云：『此僧卻須作禮監軍，監軍卻具慚媿。』」
舉：「盤山見人舁喪次歌，即振鈴云：『紅輪決定沉西去，未委靈魂往那方？』幕下孝子哭云：『哀！哀！』山忽身心踴躍。」
師云：「大眾！且道盤山得歌即力？得孝子力？」
舉：「杉山因普請擇蕨次，南泉拈起一莖云：『者箇大好供養。』山云：『非但者個，百味珍饈他亦不顧。』泉云：『雖然如是，個個須嘗過始得。』」
師云：「如今討得筍喫，討不得蕨喫者多。百味珍饈喫厭了，多要採蕨喫。雖然如是，箇箇須吐卻始得。」
舉：「陸亙大夫問南泉云：『弟子家中瓶內養一鵝兒，今來長大，欲出此鵝，且不得打破瓶，亦不得損其鵝，未審和尚有何方便？』泉召大夫，夫應諾，泉云：『出也。』」
師云：「須知南泉好手，秖陸大夫曾見作家來，猶有者箇在。不見道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，焉用是鶉鶉者為哉？」
舉：「雪峰一日普請搬柴次，路逢一僧，乃擲下一段柴，云：『一大藏教只說者個。』」

師云：「只說者個，不說那個，不是雪峰，誰人說破？」顧視左右云：「溈山九灶火頭，不免百千罪過。」

舉：「曹山一日聞鐘聲，乃云：『阿哪！阿哪！』僧問：『和尚作麼？』山云：『打著我心。』」

師云：「打著曹山鐘主，有過無功，敲鐘謝響；有功無過，秖是者僧蹉過。若不蹉過，劈面曹山一掌，現鐘不打。」遂拈拄杖卓一卓。

舉：「趙州問僧：『甚麼處來？』云：『雪峰來。』州云：『雪峰有何言句示人？』云：『尋常道：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屙？』州云：『闍黎若回，寄個鍬子去。』」

師云：「趙州寄個鍬子，意在瞎卻者一隻眼，殊似不知頭上早有許多屎臭氣。雖然，者鍬子切不可寄到雪峰。」

舉：「睦州示眾嘗云：『忽然忽然大覺璉。』」

拈云：「不然，不然。」師卓拄杖云：「其然豈其然乎？」

舉：「龐婆入鹿門寺作齋，維那請疏意回向，婆拈梳子插向髻後，云：『回向了也。』便出去。」

師云：「者婆子被維那一拶，雖然立地尿出，卻也明露秋光，暗藏春色。」

舉：「睦州一日喚僧云：『上座！』僧回首。州云：『擔板漢！』雪竇顯云：『睦州只具一隻眼，者僧喚既回頭，為甚卻成擔板？』黃龍新云：『雪竇亦只具一隻眼，者僧喚既回頭，為甚卻不成擔板？』」

師云：「黃龍亦只具一隻眼，若有人辨得，許你具一隻眼。」

舉：「鵝湖問諸碩德：『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？』有對云：『知者是。』湖云：『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，何為知者是？』有對云：『無分別是。』湖云：『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，何謂無分別是？』有對云：『四禪八定是。』湖云：『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，安得四禪八定是耶？』眾杜口。大慧杲云：『相罵饒你接觜，相唾饒你潑水。』」

師云：「玅喜老人錯下名言，須知遠煙浪，別有好商量。」

舉：「韶州乳源和尚上堂：『西來的的意不妨，難道眾中莫有道得者麼？出來試道看。』時有僧出禮拜，乳源便劈脊打云：『是甚麼時節出頭來？』便歸方丈」。

師云：「俊哉！大都扶豎宗乘，自當不惜身命，非是要出頭來。者是甚麼時節？」

舉：「大梅因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梅云：『西來無意。』鹽官安聞云：『一個棺材，兩個死漢。』雪竇顯云：

『三個也有。』」
師云：「哀！哀！不見棺材不下淚。雖然，也是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」
舉：「趙州因僧問：『如何是毘盧頂相？』州云：『老僧自小出家，不曾眼華。』」
師云：「昨日者裏有僧問溈山主山曰：『毘盧頂和尚住溈山，敢問如何是毘盧頂相？』山僧向他道：『洌上座出家則在壯年，不似趙州年小，卻也不曾眼華。』僧云：『何得扯張拽李？』山僧道：『重陽服甘菊。』僧云：『若某甲則不然。』山僧云：『試道看。』僧云：『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』山僧劈頭棒云：『眼華不少。』」
舉：「法眼因僧參次，乃以手指簾，尋有二僧齊去捲簾，眼云：『一得一失。』」
師云：「將謂無人證明。」
舉：「巖頭因沙汰次，在甘贊家過夏，補衣次，贊行過，以鍼作笻勢，贊遂整衣欲謝，妻問云：『作麼？』贊云：『說不得。』妻云：『也要大家知。』贊舉前話，妻云：『此去三十年後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。』女子聞，云：誰『知盡大地人性命被彘上座笻將去也。』」
師云：「甘贊聽了妻兒語，誤了巖頭三拜。雖然，尤幸得是者般婆孃女子。若是一輩潑辣底拋出被單，原來供養一個俗漢，要伊鍼頭沒處著，且教贊老面目沒處著。雖然如是，還識他母子麼？風流卻在賣情多。」
舉：「臨濟應機多用喝」，師一喝；「會下僧眾多學濟喝」，師一喝。「濟云：『汝諸人總學我喝，我今問汝：「有一人從東堂出、有一人從西堂出，二人齊下喝向者裏，還辨得賓主麼？」』」師一喝。「濟云：『若辨不得，切莫學老僧喝。』」
師一喝，顧視左右云：「還會麼？」復喝一喝。
舉：「真淨文因諸山聚會，佛印元後至，文問云：『雲居來何遲？』云：『為著艸鞋從歸宗肚裏過，所以遲。』文云：『卻被歸宗吞卻了也。』云：『爭奈吐不出？』文云：『吐不出即屙出。』」
師云：「懸河之辯，迅雷之機，佛印向什麼處去也？當時見伊道：『卻被歸宗吞卻了也。』但云：『非但雲居，直要歸宗攪腸亂肚。』」
舉：「雲居膺因僧問：『山河大地從何而有？』居云：『從妄想有。』云：『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？』居休去，僧不

肯。」
師云：「雲居雖然片片赤心，似乎未斷者僧妄想。今日若有人問：『山河大地從何而有？』亦云：『從妄想有。』『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？』『侍者取一錠金來與者僧。』縱然拜而受之，他日必原封璧上。」
舉：「三平陞座，一道士從東過西，又一僧從西過東，平云：『適來道士卻有見處，師僧未在。』道士出，作禮云：『謝師接引。』平便打。僧出，作禮云：『乞師指示。』平亦打。復召眾云：『者兩個公案作麼生斷？還有斷得者麼？』良久，云：『如無，老僧為斷取去也。』擲下拄杖，歸方丈。」
師云：「纔得熱鬧，冷落收場。今日溈山者裏開手打起，直打到底，從東過西劈頭便棒，從西過東劈頭便棒，要他太乙天尊上天無路，觀音菩薩入地無門。且道者個公案還斷得是麼？」拈拄杖一齊打趁。
舉：「石室與仰山翫月次，山問：『者箇月尖時，圓相什麼處去？圓時，尖相又甚麼處去？』室云：『尖時圓相隱，圓時尖相在。』雲巖拈云：『尖時圓相在，圓時無尖相。』道吾云：『尖時亦不尖，圓時亦不圓。』」
師云：「者一隊漢肆情描邈，擬盡微玅，未免都在圓尖上著倒。若是溈山見處，便與劈胸推倒，斫卻月中桂，清光倍更多。」
舉：「洞山因僧問：『如何是青山白雲父？』山云：『不森森者是。』」師一喝。「『如何是白雲青山兒？』山云：『不辨東西者是。』」師一喝。「『如何是白雲終日倚？』山云：『去離不得。』」師一喝。「『如何是青山總不知？』山云：『不顧視者是。』」
師一喝，乃云：「大眾！洞山當日與麼荅話，洌上座今日與麼舉揚，且道古今相去多少？」復喝一喝。
舉：「佛日戒弼禪師因僧問：『如何是毘盧印？』日云：『艸鞋蹋雪。』僧云：『學人不會。』日云：『步步成跡。』」
師云：「狼藉不少。雖然，日出後一場懨懶。」
舉：「百靈和尚一日路次見龐居士，乃問：『南嶽得力句曾舉似人也無？』士云：『曾舉來。』靈云：『舉似甚麼人？』士以手自指云：『龐公。』靈云：『直是玅德空生也讚歎不及。』士卻問靈：『阿師得力句舉向阿誰？』靈戴笠子便行。士云：『善為道路。』靈更不回顧。徑山杲云：『者箇話端若不是龐公，幾乎錯舉似人。雖然如是，百靈輸他龐老一著。何故？當時若不得箇破笠子遮卻髑髏，有甚面目見他龐公？』天

童密雲老和尚云：『百靈若非徑山，直饒戴箇破笠子也無出頭分。』」
師云：「雖然得出頭，要且至今討他頭腦不著。」
舉：「明教寬禪師遊山回，首座領眾門接，座云：『和尚遊山，嶮巇不易。』寬拈起拄杖云：『全得者個力。』座乃奪卻拄杖，寬放身便倒，大眾皆庭前扶起，寬拈拄杖一時打趁，回謂侍者云：『向道全得者個力。』」
師云：「奪卻拄杖，貪前失後，放身倒去，舍己從人，二俱弄險。雖然如是，不入洪波裏，爭見弄潮人？」
舉：「雪峰陞座召眾云：『看看東邊底。』又云：『看看西邊底。汝若要會……』拈拄杖擲下云：『向者裏會取。』」
師云：「若不道個者裏會取，幾乎看到南北上去。」
舉：「高亭參德山，見山在隔江立，便問訊。山以手招之，亭忽開悟，橫趨而去，更不回顧。」
師云：「德山素來好棒，到者裏用不著，至今有好棒也用不著。」
舉：「梁山示眾：『南來者與伊三十棒，北來者與伊三十棒。』」
師云：「三十棒，三十棒，不妨梁山慣便，秖是不知棒頭落處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還知麼？好與三十棒。」
舉：「洞山一日問座主云：『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，喚作什麼語？』主云：『贊法身語。』山云：『喚作法身，早是贊也。』龍池幻有老和尚云：『喚作法身，早是謗也。』」
師云：「喚作法身，早是知也、識也。然則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，喚作什麼語？箚。」
舉：「忠國師因肅宗帝問：『師在曹溪得何法？』忠云：『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？』帝云：『見。』云：『釘釘著，縣挂著。』」
師云：「問在地下，答在天上。設有個衲僧出來道：『恁麼說話，天地縣隔。』忠國師到者裏作麼生抵對即得？」
舉：「東寺因崔公群相國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，乃問：『鳥雀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寺云：『有。』公云：『為甚麼向佛頭上放糞？』寺云：『是伊為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？』」
師云：「問得也奇，答得也玅，秖是佛頭上一點尚未除得。當時若是山僧，但云：『行者！快將掃帚來。』」
舉：「雪峰上堂：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』」
師云：「徒有虛言，全無實效，今日山僧不似雪峰。」乃拈拄杖云：「看！看！盡大地撮來了也，且道多少大？」拋下云：「會

麼？不快漆桶。」

舉：「禾山因江南李主召，問：『和尚何處來？』山云：『禾山來。』主云：『山在什麼處？』云：『人來朝鳳闕，山嶽不曾移。』」

師云：「如斯祇對，不妨指出座須彌山子瞻仰不及，但不免使人在山嶽上著倒，抑且流蕩之夫反謂失卻隨身宮殿。若是洌上座見道：『山在什麼處？』便進前鞠躬云：『不出吾王化被中。』」

舉：「南泉因東西兩堂爭貓兒，泉見，乃提起貓云：『道得即不斬。』眾無語，泉便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泉舉似前話，州乃脫艸履安頭上而出，泉云：『子若在，即救取貓兒。』」

師云：「早知戴艸鞋救得，兩堂大眾腳下少[妳-女+口]？如今已死，不得復生，趙州冷地裏歎息有分。」

舉：「巴陵示眾：『祖師道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。」既不是風，旛向什麼處著？有人與祖師作主，出來與巴陵相見。』雪竇顯云：『雪竇道：風動旛動。既是風，旛向什麼處著？有人與巴陵作主，出來與雪竇相見。』」

師云：「洌上座敢道祖師無此語。巴陵打失眼睛，雪竇裂破鼻孔。有人與二大老作主，出來與洌上座相見。」

舉：「南院因僧問：『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別？』院云：『王尚書、李僕射。』云：『意旨如何？』院云：『牛頭南，馬頭北。』徑山杲云：『前頭答得著，後頭答不著。』」

師云：「不是玅喜老人巨目精明，即南院自己不知。」

舉：「南泉見鄧隱峰來，乃指淨瓶云：『淨瓶是境，你不得動著境，與我將水來。』峰將淨瓶水傾於南泉面前，泉便休。歸宗云：『鄧隱峰也是亂瀉。』」

師云：「到者裏有水瀉不得，者多道個亂瀉，鄧隱峰也秖得一半。」

舉：「傅大士一日披衲、頂冠、靸履，朝見梁武帝。帝問：『是僧耶？』士以手指冠。帝云：『是道耶？』士以手指靸履。帝云：『是儒耶？』士以手指衲衣。」

師云：「不得武帝一問，幾乎索然。雖然，賴有一隻窮相手，天然聖主也驚疑。」

舉：「趙州一日於雪中倒，乃叫：『相救！相救！』有僧便去身邊臥，州便起去。」

師云：「者僧自救不了，趙州老漢也秖救得一半。」

舉：「溈山示眾：『如許多人秖得大機，不得大用。』仰山舉此語問山下菴主云：『和尚恁麼道，意旨如何？』主云：『更

舉看。』仰擬舉，被菴主蹋倒。仰後舉似溈山，溈山呵呵大笑。」
師云：「昔日長沙遭跌山下，如今喫交，仰山慣得其便，溈山笑裏有刀。」
舉：「鹽官會下有主事僧，忽一日見鬼使來追，乃告云：『某甲身充主事，未暇修行，乞容七日，得否？』使云：『待回白王，若許，七日後來；不然，須臾便至。』乃去。至七日後來，竟覓其僧，了不可得。」
師云：「大修行人斷不避事躲跟，以至誑累乎人，想者僧依然是個不修行漢。」
舉：「百丈一日路逢天使，留齋次，偶驢子鳴，使云：『頭陁。』丈舉首，使卻指驢，丈卻指使，使無對。保福展云：『百丈因齋慶讚。』」
師云：「天使拋磚引玉。」
舉：「藥山問僧：『甚處來？』云：『湖南。』山云：『洞庭湖水滿也未？』云：『未。』山云：『許多時雨水為甚未滿？』僧無語。雲巖晟云：『湛湛地。』道吾智云：『滿也。』洞山价云：『甚麼劫中曾增減來？』雲門偃云：『秖在者裏。』」
師云：「諸大老各見其見，洌上座敢於鬧處插觜。大海若知足，百川應倒流。」
舉：「盤山將順世，告眾云：『有人邈得吾真否？』眾或將所傳頂相呈似，皆不契。時普化云：『某甲邈得。』山云：『何不呈似老僧？』化遂打筋斗而去。山云：『者漢向後掣風狂去在。』」
師云：「普化翻筋斗，橫身都是口，齒頰未必明，音韻鏗然有，惜乎末後放過一著。若是臨濟風顛漢，又要捋虎鬚。更為頌出：山有無限山，水有無限水，大地山河無盡藏，收來普化筋斗裏，傾湫倒嶽示諸人，莫謂自倒還自起。」喝一喝。
舉：「歸宗因一僧夜半大叫：『我悟也！我悟也！』眾駭然。明日，宗上堂，問：『昨夜叫大悟底僧出來。』僧便出。宗云：『你昨夜見個甚麼道理？』云：『師姑元是女人做。』宗便休。」
師云：「師姑元是女人做，是昨夜見底。就當問：『今日見底作麼生？』白日青天宜說青天白日之語。」喝一喝。
舉：「鹽官示眾：『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椎，甚麼人打得？』眾無對。」

師喝一喝，云：「虛空粉碎，須彌山子崩也。諸人還覺其聲如雷麼？記得南泉云：『王老師不打者破鼓。』灼然有先見之明。」

舉：「密師伯與洞山在餅舖坐，密於地上畫一圓相，山云：『把將去。』云：『拈將來。』保寧勇拈云：『非但二人提不起，盡大地人亦提不起。』」

師云：「拈來把去是甚麼難事？三大老束手歸降，我當時若在，見伊道：『把將去。』便近前以腳抹卻，免得人向胡餅裏呷汁。」

舉：「烏石靈觀因雪峰來敲門，觀云：『誰？』云：『鳳凰兒。』觀云：『作麼？』云：『來啗老觀。』觀便開門，扭住云：『道！道！』峰擬議，觀便托開，閉卻門。雪峰住後，示眾云：『我當時入得老觀門，你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？』」

師云：「者隊噇酒糟漢，摸索雪峰作麼？以致連累老觀。」喝一喝。

舉：「溈山因劉鐵磨來，山云：『水牸牛！汝來也。』磨云：『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？』山乃放身作臥勢，磨便出。」

師云：「如空合空，似鏡照鏡，唱拍相隨，拳踢相應，共撫沒絃琴，千古足人聽。」

舉：「馬祖偕百丈行次，見一群野鴨飛過，乃問：『是甚麼？』丈云：『野鴨子。』祖云：『甚處去也？』丈云：『飛過去也。』祖遂扭百丈鼻，丈負痛失聲，祖云：『又道飛過去也。』丈於言下有省。」

師云：「扭著鼻孔，把住咽喉，不容出氣，通身汗流。三百六十骨節，節節捏聚；八萬四千毛竅，竅竅歸收。開得眼來天大曉，一片皇風百二州。」喝一喝。

舉：「仰山問三聖：『汝名甚麼？』聖云：『慧寂。』山云：『慧寂是我。』聖云：『我名慧然。』仰山呵呵大笑。」

師云：「三聖大似心麤，仰山太煞膽小，仔細看來，秖差一字。雖然，一字淆訛，改頭換面。」喝一喝。

舉：「法眼因僧問：『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？』眼卻謂眾云：『諸上座！且道者師僧還透得也未？若會此僧問處，透聲色也不難。』」

師云：「此僧問處有甚難會？若云透聲色，未敢曰不難。」

舉：「僊天和尚因新羅僧到參，纔展坐具，天便捉住云：『未發足本國時，道取一句來。』僧無對。天便推出云：『問伊一句，便道兩句。』」

師云：「誣人之罪，以罪加之。」

舉：「文喜在仰山充典座，文殊嘗現騎師子粥饘上行，喜以攪粥篦打云：『文殊自文殊，文喜自文喜。』殊說偈云：『苦瓠連根苦，甜瓜徹蒂甜，修行三大劫，卻被老僧嫌。』」

師云：「卻被老僧嫌，悔後及追前，竹篦輕放過，更好加三千。口忉怛，足蹁躚，至今師子跡，猶在粥鍋邊。」

舉：「藥山坐次，有僧問：『兀兀地思量個甚麼？』山云：『思量個不思量底。』僧云：『不思量且如何思量？』山云：『非思量。』」

師云：「濁油點著溼燈心。」

舉：「白馬照禪師臨終時叫：『苦！苦！閻羅王來取我也。』院主問：『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，神色不變，如今何得恁麼地？』照乃舉起枕子云：『汝道當時是？如今是？』主無對，照乃擲下枕子。」

師云：「閻羅老子，銕石肝心，取人性命，不眨眼睛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苦！苦！」

舉：「睦州因雲門偃參，纔見便閉卻門，偃扣門，州云：『誰？』云：『文偃。』州云：『作什麼？』云：『己事未明，乞師指示。』州開門，一見便閉卻，如是者三。至第三日，州開門，偃乃拶入，州便擒住，云：『道！道！』偃擬議，州便推出，云：『秦時[車*度]轢鑽。』遂掩卻門，損偃一足，雲門從此悟入。」

師云：「偃師悟入，吾不信也。不見道：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。」

舉：「雪峰山下有一住菴僧，多年不剃頭，有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僧云：『溪深杓柄長。』峰聞，乃袖刀躬訪，纔見便問：『道得即不剃你頭。』僧便洗頭跪峰前，峰乃為剃之。」

師云：「者老漢大似要徒弟得緊。雖然如是，也是願剃頭打溼腦。」

舉：「投子因一婆子家中失卻牛，特詣方丈請卜。子召婆，婆應諾。子云：『牛在。』」

師云：「鑽龜打瓦，婆子意亂心驚。投子道個牛在也，只怕隔牆見角。」

舉：「南塔因僧問：『文殊是七佛之師，未審文殊還有師麼？』塔云：『遇緣即有。』云：『如何是文殊之師？』塔豎起拂子。云：『莫只者便是麼？』塔放下拂子叉手。」

師云：「遇緣即有，拂子在手。眨上眉毛，背師逃去。」

舉：「湧泉因雪峰來訪，乃門送，峰入轎了，泉云：『者個四人舁？那個幾人舁？』峰乃湧身起云：『道什麼？』泉再問，峰云：『行，他不會。』泉云：『知即知，秖是道不得。』」

師云：「正恁麼時，豈止轎子一時震動，即地頭一時震動了也。苦哉！四個舁夫肩頭上不知重了多少。」

舉：「南泉因座主辭，泉問：『甚處去？』主云：『山下去。』泉云：『第一不得謗王老師。』主云：『爭敢謗和尚？』泉乃噴嚏云：『多少？』主便出去。雲居錫徵云：『座主當時出去，且道是會？不會？』」

師別云：「座主當時出去，且道是謗？不謗？」

舉：「洛浦因侍者云：『肇法師製得四論，也甚奇怪。』浦云：『肇公甚奇怪，要且不見祖師。』者無對。」

師云：「祖師在肇公舌底露頭露面去也，說甚不見？洛浦是何心行？」

舉：「陳操尚書因同僧齋次，拈起胡餅問云：『江西、湖南還有者個麼？』云：『尚書適來喫個甚麼？』公云：『敲鐘謝響。』」

師云：「行腳衲僧者般說話好。云：『行者取一碗水來與尚書漱口。』縱伊食飽弄筋，要且驚雷失箸。」

舉：「忠國師因虞軍容問云：『師住白巖山，如何修行？』忠乃以手摩童子頂云：『惺惺直言惺惺，歷歷直言歷歷，他後莫受人瞞。』」

師云：「閒常不教子，客來咬牙齒。想虞軍容含笑有分。」

舉：「鶴林玄素禪師因僧敲門次，素問：『甚麼人？』云：『是僧。』素云：『非但是僧，佛來亦不著。』僧云：『佛來為甚麼不著？』素云：『無汝棲泊處。』」

師云：「鶴林太煞關門，用抵似乎小家子耶？」乃拈拄杖云：「今日溈山者裏豁開門戶去也，佛來也著，僧來也著，天來也著，人來也著。何故？洋洋滄海，不擇細流。」
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上(三)
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下

小師明哲記錄

潭州大溈山密印禪寺首座寮秉拂語錄

師於順治庚子春築室警策堂之左。臘月朔，一眾請出關，秉拂。「眉間挂劍，好手手中呈好手；血濺梵天，紅心心裏中紅心。座下江南，共為節拍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恁麼則未免獨唱鷓鴣去也。當陽一著，鑑地輝天；頂[寧*頁]一機，崩崖裂石。牢關把斷，百匝千重；八字打開，七通八達。所以道：道無方所，弘之在人；法無定相，斷之在我。事無一向，理無固必；出沒卷舒，於法自在。恁麼看來，世尊雪山六載，獼猴弄[米*离]膠；達磨少室九年，枯椿繫癩馬，空生宴坐巖中，病鳥棲蘆；淨名杜口毘耶，困魚止澼。要須掀翻佛祖窠窟、打破得失關頭，著著有出身之路、頭頭得格外之機。藏身之處沒蹤跡，千聖共知；沒蹤跡處莫藏身，萬靈罔測。正當恁麼時，且道如何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金鎖玄關留不住，行於異類且輪迴。」復舉：「大溈五峰學老和尚掩室金陵時，有僧問：『如何是關中境？』峰云：『案上凝塵三尺厚，庭中芳草幾生華。』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峰云：『相逢不遇真師子，閒我憨憨枕石頭。』『如何是人中意？』峰便打。」師云：「坐籌帷幄，決勝千里。還五峰師翁有挐雲攫霧手，秖是者僧當機蹉過。若見道：『相逢不遇真師子，閒我憨憨枕石頭。』便打碎關門、掀倒禪床，看老漢到者裏如何折合？即今眾中還有為者僧吐氣者麼？」良久，顧視左右，云：「龍袖拂開全體現，象王行處絕狐蹤。」拈拄杖，下座。

佛成道日，玄溯道友請秉拂。溯問：「如何是賓中賓？」師云：「寄食漂母之淮陰。」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雲長揪魯肅。」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師云：「阿斗受安樂。」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云：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與？」進云：「賓主已蒙師指示，格外提持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山形七尺過頭杖，不特穿雲兼打狗。」進云：「一種沒絃琴，惟師彈得玅。」師打，云：「秖是有殺伐之聲。」問：「銀山鐵壁，拄杖子從甚處得來？」師便打，僧罔措，師云：「蝦蟆禪。」乃云：「會麼？今日乃釋迦文佛於菩提樹下成等正覺，歎曰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』今日秉拂上座敢於二千年後下個註腳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』，瞎。『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』，瞎。『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』，瞎。與麼批判，不是抑他威光，直貴流通正眼。設

有個衲子出來道：『也是臘月蓮華。』更向道：『瞎！瞎！』」下座。

秉拂。「入門便棒，敲出鳳凰五色髓；入門便喝，擊碎驪龍頷下珠。臨濟、德山固稱好手，洌上座若見，要且各與一頓。何故？人人氣宇如王，個個壁立萬仞，信手抹過河沙世界海，回身蹋翻百億大風輪。說甚棒頭取證，脫卻鶻臭汗衫；喝下承當，拈卻炙脂帽子？今日恁麼道，也好拽下禪床痛捶一頓，到者裏秖得歡喜忍受，將此身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」復舉：「趙州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，主事白州，州云：『總教伊作第二座。』云：『第一座教誰作？』州云：『裝香著。』云：『裝香了也。』州云：『戒香？定香？慧香？解脫香？』」師云：「戒定真香焚起沖天上。何故？鼓響道場齊，將見第一座、第二座、三座、四座鷺立鵝行，一時整肅了也。若恁麼會趙州意，佛法不是者個道理。」

秉拂，喝一喝，云：「百丈三日耳聾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臨濟更思一頓。思者，思入骨髓；聾者，聾入膏肓，不妨生平慶快。仔細檢點將來，大似命根不斷，半死半生。為復悟入不真？抑或鉗錘不妙？若是洌上座用處，管教一聞皆喪，百劫千生；一鎚便死，千了百當。諸兄弟！照顧髑髏。」復卓一卓，喝一喝。復舉：「趙州示眾：『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一則無賓主話，直至於今無人舉著。』」師云：「者老漢眼空四海，輕藐末學，及至後來望空啟告，也秖徒然。今冬溈山會裏人有一千二百，個個英靈，者則無賓主話秉拂上座不肯舉著。何故？我不似趙州。」

除夕，秉拂。拈拄杖，云：「諸兄弟！者本看不盡底曆日子，今日看盡了也。雖然，千古長如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遂卓一卓，云：「懸巖撒手，到江吳地盡。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絕後再甦，隔岸越山多。若也會得，東村王老夜燒錢，歸家穩坐；朝服而立於胙階，混俗和光。其或未然，白雲盡處是青山，行人更在青山外。囉囉哩，哩囉哩，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。」

元旦，秉拂。拈拂子，云：「開第一義門，納千納萬。」揮拂子，云：「闡第一義諦，如絲如綸。直得主山神、主河神，峨冠束帶；此世界、他世界，稽首和南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熙熙舜日，皞皞堯風。王登寶位，八方頌有道之君；野老謳歌，四海樂無為之化。」

秉拂。「世界無邊表，吾心亦如是；乾坤無盡期，吾心亦如是。有一處不周，吾心有限量；有一時不在，吾心有斷絕。雖然，周一切處，一切處求之不得；在一切時，一切時見之不得。是則古人道：『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；若人息得心，萬劫一時銷。』諸兄弟！還識此心麼？」拍禪床，云：「阿唧，阿唧。」

解冬，秉拂。素元問：「如何是結？」師云：「門上貼封皮。」「如何是解？」師云：「八字打開。」進云：「解制一句如何分付？」師云：「頭上笠，腰下包，清風明月杖頭挑。」進云：「前途有人把住問為山一冬事，作麼生抵對即得？」師云：「幸來天氣煖，不向火柴頭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專為流通去也。」師打，云：「切忌訛言。」乃云：「結是老人結，解是定洌解，頭尾一齊該，收放有神宰。且道放行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一夜落華雨，滿城流水香。」復云：「常行則住，常住則行，五湖衲子，一錫禪人。是則是，秖是秉拂上座更有一說：者裏經冬，承虛接響，那邊過夏，接響承虛，總是腳跟不點地在。若是腳跟點地，衲僧又作麼生行徑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者裏經冬，那邊過夏。」

秉拂。拈拄杖，云：「橫看不足，豎看有餘，一時不看，忘其有無。有無俱不著，拄杖自如如，如如為不動，不動豈云渠？」遂卓一卓，云：「要用便用。」橫置香几，云：「要置便置，方克有濟。」復舉：「汾陽示眾：『夫學般若菩薩，當參活句，莫參死句。』」師云：「此兩語悟卻多少人？迷卻多少人？」驀喝一喝，云：「即今眾中還有知死識活者麼？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死，千峰勢到嶽邊止。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活，萬里晴空飛隻鶻。死獦狙，活潑潑，穩卻身，失卻腳。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參也在裏許，莫參也在裏許。」

秉拂。「生死根株，植本於曠劫之先；知見稠林，蕃茂於有生之後。日久日深，日滋日甚，所以大丈夫秉慧劍，般若鋒兮金剛燄。」遂拈拂子一拂，云：「從他根深蒂固，一斬一切斬；從他引蔓牽枝，一斷一切斷。倘有萌孽可生，不名利劍；倘有種芽未絕，未為敏手。雖然如是，仁王三寸鐵，遍地是刀鎗。」擲下拂子。

大悲生日，秉拂。拈拄杖，云：「覓起處不得，來自何來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不知落處，去自何去？門外青山寡色，澗底流水無聲，陽春有腳，白雲無根。刻意深求，猿猴探水月；狂心不歇，鈍鳥逆風飛。無餘無欠，左右逢原；何絆何拘，縱橫無礙。正與麼時，且道是甚麼人境界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隨緣觀自在，何處不稱尊？」

秉拂。「山有山光，水有水色，天有天道，地有地理，乃共資成，原無妨礙。然雖如是，其奈權衡在拄杖子者裏。」遂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位天地而天清地寧，大功不宰；育萬物而動長植生，至理無私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還識拄杖子麼？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三家村裏臭猢猻，價增十倍；驪龍頷下明月珠，分文不直。」喝一喝。

復舉：「趙州因僧問：『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；世界壞時，此性不壞。如何是不壞之性？』州云：『四大五蘊。』云：『此猶是壞

底，如何是不壞之性？』州云：『四大五蘊。』昭覺勤云：『千尺寒潭徹底清。』」師云：「九曲黃河徹底渾。」

神鼎遠菴和尚在山，命秉拂。「法王法力超群生，常以法財施一切，久積淨業稱無量，導眾以寂故稽首。所以道：釋迦不前，彌勒不後。」揮拂子，云：「樓閣門開，何必覺城東際？別峰相見，居然玅頂崔嵬。巍巍堂堂，煒煒煌煌，一回見面，千載難忘，眼根清淨，毛孔俱香，斯正當今日之謂也。秖如神鼎老人未到大溈已前，諸兄又向甚處相見？倘或隔山見煙，聽取一頌：春光明媚景和融，兩兩黃鸝囀綠叢，夾路桃華風雨後，馬蹄何處避殘紅？到後又作麼生？九萬里鵬纔展翼，百千年鶴便翱翔。何謂如此？我弘覺禪師老師翁去秋馳驛還山，我山頭和尚同為省覲太白山中。」

秉拂。「雲之行空，徒見其色；風之過樹，秖聞其聲。究竟於空無染、於樹無依，無染、無依是何消息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消則消已，息則未息。」復舉：「南泉住菴時，一僧到，泉云：『某甲上山作務，請齋時作飯自喫了，卻送一分來。』其僧齋辦有喫了，卻將家事打破，就床臥。泉伺久不來，遂歸，見僧臥，亦去一邊臥，僧便起去。泉住後，云：『我往前住菴時，有個靈利道者，直至於今不見。』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南泉恁麼道，未審者僧如何？若是個思前想後底，畢竟道：無人知此意，令我憶南泉。」

大溈養拙老和尚忌，秉拂。「梁木摧頹十八秋，玉琅玕上柳絲頭，今日採蘋陳祖器，殃及兒孫卒未休。諸兄還識我師翁麼？金粟會裏打破水桶，嗣後白棒撩天，而乃祖之風烈一模脫出；同慶堂上揀取菜根，觸著倒捋虎鬚，而超師之作略闔國咸知。贏得山頭一十六載，南岡北畝徹底耕翻，系出太白冢子元孫，啟後承前一時周備。南公舉止，寡笑危襟，地藏家風，種田博飯，逸翮獨翔，不求伴似，單傳直指，枝不旁求。今日不肖兒孫到者裏，秖得作禮三拜去也。會麼？孤根自有擎天勢，不比尋常曲杂枝。」

秉拂。「文喜見文殊，王喬昇天；普眼見普賢，漢武求仙。若會得此兩轉語，金剛窟裏了無回亙，六牙象上大好淆訛；其或未然，不惜重為指點。」拈拄杖，左邊卓一卓，云：「者裏是普賢；若向者裏見普賢，三千年後。」右邊卓一卓，云：「者裏是文殊；若更求二文殊，無有是處。恁麼告報，也是豐干饒舌。殊不知文殊、普賢昨夜起佛見、法見，被王老師各二十棒貶向二銕圍山去也。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法眼因僧問：『古佛堂前何人先到？』眼云：『不動步者。』」師顧視左右，云：「大家在者裏。」復顧視左右，喝一喝，云：「喚甚麼作古佛堂前？」

佛誕，秉拂。「雲門好一棒，可惜大遲生，以致今日有佛之一字；流支好一拳，可惜秖打落當門齒，不曾斷卻命根，以致今日有祖之

一字。自有此佛祖二字，後來承虛接響之流一開口，我學佛學祖去、我成佛作祖去、我超佛越祖去、我呵佛罵祖去，被此佛祖二字賺卻生平了也。諸兄弟！何不向釋迦未出世前去會取？何不向達磨未西來前去會取？若是個漢，聞恁麼道，便向者裏一坐坐斷，更有甚麼諸聖可慕？更有甚麼己靈可重？生佛不形，聖凡何立？黃面瞿曇秖是個傳言送語，碧眼老僧好喚來洗腳。即今眾中還有羅籠不住、呼喚不回者麼？」良久，顧視左右，云：「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」

秉拂。拈拄杖，召眾，云：「會麼？廣大神通，不落思惟造作；擬心涉念，便爾犯手傷鋒。所以，鬼神覷不破之機，販夫灶婦解拈解弄；三藏詮不得底句，牧童健子能唱能歌。正恁麼時，全體大用一句作麼生？白雲投壑盡，青嶂倚空高。」復舉：「昔有老宿云：『祖師九年面壁，為訪知音。若與麼會，喫銕棒有日在。』一老宿云：『祖師九年面壁，何不慚惶？若與麼會，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。』瑯琊覺云：『既不然，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？』良久，云：『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』天童傑云：『二老宿敲磚打瓦，瑯琊畫虎成貍。諸人要見祖師面壁底意旨麼？窮坑難滿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人面壁而坐，有甚麼意？後人將心度心，轉見病深；以訛傳訛，轉見淆訛。今日洌上座有一棒要打達磨，倒卻者葛藤椿子，免得多少人向者裏撲跌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。

結夏，秉拂。問：「學人有一問在大師處。」師云：「朝打三千。」進云：「大師不答，學人禮拜有分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穿過髑髏。」僧一喝，師便打。乃云：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腳跟下好與一箚；身心安居平等性智，頂[寧*頁]上好與一箚。二千年前早有個下得者兩箚，將見大圓覺一時瓦解，向甚麼處躲跟？平等智萬劫冰消，說甚麼安居？不惟使者黃面老子作個灑灑落落底衲僧，且免得天下萬世向鬼窟裏作活計。今日秉拂上座既是陣後興師，不妨隨條攀例去也。拈起布袋頭，打開布袋口。」豎起拄杖，云：「諸兄弟！向者裏證龜成鱉，變師作狗。」

秉拂。「泥牛鬥入海，浩浩清風為下載；烏龜逼上壁，路逢驟處難迴避。」顧視左右，云：「還有迴避得者麼？切忌鬼窟裏作計。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馬祖因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祖云：『近前來，向你道。』僧近前，祖劈面掌，云：『六耳不同謀。』後南禪師云：『古人尚六耳不同謀，那堪三二百眾浩浩地商量？禍事，禍事。』」師云：「電光影裏垂手，孤峰頂上接人，直是人難湊泊。南匾頭雪上加霜，未免信邪倒見。今日溈山門下好事不瞞人，要與天下萬世有耳者共聞去也。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『近前來，向你道。』僧近前，但云：『若到諸方，一任舉似。』」

秉拂。「你見我亦見，有眼者皆如是；我聞你亦聞，有耳者皆如是。主山後，案山前，無古無今；人從陳州來，卻得汝州信。有權有實，鬧市裏識取天子；尊中之尊，百草頭薦取老僧。錯而又錯。會麼？水底金烏天上日，孰妄孰真？水底蝦蟆吞卻月，是正是偏？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世尊因外道問：『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』世尊良久，外道讚歎云：『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』乃作禮而去。阿難尋白佛云：『外道得何道理，稱讚而去？』世尊云：『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』」師云：「世尊當時不盡令而行，致成一樁不了公案。」遂以左手拍香几，云：「外道且過者邊著。」以右手拍香几，云：「阿難且過者邊著。會麼？他家曾蹋上頭關，莫謂渠儂多意氣。」喝一喝。

秉拂。惟則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明修棧道。」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暗度陳倉。」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魏延入谷口。」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世祖繪凌煙。」進云：「此是臨濟宗旨，如何是曹洞宗？」師云：「翠袖殷勤捧玉鍾。」進云：「不落五家宮商，請師更道一句。」師便打，僧喝，師復打，云：「人奪境奪，意到句到，全放全收，全用全照，諸兄還會麼？若也未會，重說偈言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人境俱不奪，意句俱不到，非放非收，非用非照，諸兄還會麼？若也未會，歸堂喫茶。」

秉拂。「提不起，拈不出。」拈拄杖召眾云：「還見麼？名不得，狀不得。」豎起拄杖云：「者是拄杖子，橫則山河大地一齊橫，豎則山河大地一齊豎。敲落天邊月，大地黯黲；扶過斷橋水，通身暢快。千峰頂上挑明月，萬壑溪頭探水瀾。」卓一卓云：「者是拄杖子用處。更有一處，諸兄還知麼？」擲下拄杖。復舉：「南泉因普請次，問維那：『作甚麼？』那云：『拽磨。』泉云：『不得動著中心樹子。』那無對。保福展代云：『比來拽磨，如今卻不拽。』法眼益代云：『恁麼即不拽也。』」師云：「二大老生平氣宇如王，恁麼看來，似乎膽小。當時洌上座若在，見南泉恁麼道，便與劈胸推倒。設若有個傍不甘底出來道：『向道不得動著。』咄！且去扶起者磨架子著。」

秉拂。問：「如何是境？」師云：「觸著磕著。」「如何是人？」師云：「拄地撐天。」「如何是為山境？」師云：「金相玉式。」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銕額銅頭。」進云：「即今綠陰蔥鬱，夏令云中，秖如古人道：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水出崑崙。」進云：「東山水上行，如何話會？」師云：「黃河九曲。」進云：「大慧於此瞥地，還端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莫謗大慧好。」乃云：「背後海闊天空，只要識得轉身路；

面前懸崖峭壁，直須喪盡目前機。目前不了，觸眼撞眉；不會移身，墮阬落塹。即今還有前後際斷、二途不涉者麼？不妨出來掀倒禪床，喝退大眾，靈利衲僧消得幾個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如無，洌上座丹霄獨步去也。」便下座。

立秋，秉拂。拈拂子，云：「操殺伐之權，艸木叢林望風乞命；懸冰輪之鑑，山河大地倍長光華。千峰削色，萬水澄波，蝦蟆蚯蚓竄穴以潛藏，村了黃華芬香而茂盛，寒威凜凜，烈燄騰騰。眾中還有知時識宜者麼？其或躊躇，看取令行始得。」揮拂子，云：「西風起也，大地颼颼。」擲拂子，云：「一葉落也，天下皆秋。」

解夏，秉拂。「法堂前草蔓漫地，山門外荊棘參天，皆由把關太煞，水泄不通，內不放出，外不放入，致令地老天荒，人稀路絕。洌上座今日權衡在手，祖印高提，不妨無縫中鑿縫，無隙中開隙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未出頭者，向者裏擎頭戴角；未吐氣者，向者裏作霧興雲。鳳離金網，翥舞丹霄；鶴出銀籠，翱翔天外。諸兄弟！洌上座恁麼道，未審在諸兄分上畢竟作麼生去就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未明心地印，難透祖師關。」復卓一卓。

中秋，秉拂。「金風凋盡千林葉，惟有諸真實；玉兔挨開碧海門，天上斗星多。正所謂：多處添些子，星月交輝；少處減些子，木葉盡脫。正當恁麼時，清光透體，銀漢橫秋，謂在天上，影落階除；謂在人間，全身月裏。然則畢竟如何？月落後相見。」

堂上老人五秩壽誕，秉拂。「佛真法身猶若虛空，應物現形如水中月。」豎拂子云：「從上諸聖在秉拂上座拂子頭上，示現降神處胎、示現誕生、示現行七步、示現處王宮、示現出家、示現行苦行、示現坐菩提樹下成等正覺、示現降伏魔軍、示現坐道場轉法輪度有情、示現授諸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種種神通不可思議、種種玅用不可思議、種種解脫不可思議、種種自在不可思議，從不可思議中現寶王剎於一毫端，於一毫端現無邊香水海、無邊須彌盧、無邊虛空、無邊世界、無邊天地、無邊日月，不可說不可說微塵諸佛剎延百千劫於一彈指頃，於一彈指頃延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數劫，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，一為無量、無量為一，不可以智知、不可以識識。惟我堂上老人善普現色身三昧，脫珍御服，挂弊垢衣，乘大悲願，為如來使，於佛處示佛，於祖處示祖。今日乃五秩壽誕，七眾瞻依，萬指圍繞。其間有以光明為佛事，有以音聲為佛事，有以莊嚴為佛事，有以香飯為佛事，有以語言文字為佛事，各以所有。若無所有，各以其心，見聞隨喜，禮拜讚歎。至於定洌分上，將何慶祝即得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記得一則陳年葛藤，未免拈出，作今日斬新供養去也。昔清化忿禪師因僧問：『和尚年多少？』忿云：『始見去年九月九，如今又見秋葉黃。』云：『恁麼

則無數也。』忿云：『問取黃葉。』云：『畢竟事如何？』忿云：『六隻骰子滿盆紅。』」師云：「白鼠推遷，銀臺不變。諸兄弟若於此會得，清化老子謾諸兄不得；若也未會，重加箋釋：劫石有銷日，此翁無老時。」拈拄杖，下座。

重陽，秉拂。「伸腳原在縮腳裏，已展不縮；舌頭不出口，駟馬難追。所以，有時教伊揚眉瞬目，是施一機、發一令，艸偃風行；有時教伊揚眉瞬目，不是據虎頭、收虎尾，海晏河清。無一事不彰至化，如天普蓋；無一物不演真乘，似地普擎。頭頭那畔，古聖絕安排；著著者邊，至今無處所。燈籠上走馬，光影裏神通，露柱裏懷胎，鬼窟中活計。夫如是，說甚麼？木樨華，吾無隱乎爾；菊華新，謂之三玄要。」拍禪床，云：「若是陶淵明，攢眉便歸去。」顧視左右，喝一喝。

首眾芙蓉進發，請秉拂。「驢事未了，馬事到來，不容擬議，豈假安排？鐘聲急，鼓聲催，簷聲不斷前宵雨，電影還連後夜雷，今日與君華下醉，明朝攜手上高臺。諸兄弟！正當臨岐，如何唱拍？」揮拂子，云：「會麼？若也會得，不起於座，遊遍十方，周歷百城，不離跬步，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，是處是園林、是處是彌勒，朝遊檀特暮羅浮，皆吾心之常分。大唐打鼓響新羅，豈有假於他術？恁麼兩頭坐斷，寧有去來？一句全該，何分彼此？所以道：朗州山，澧州水，五湖四海皇化裏。正恁麼時，住不居陰界、出不涉眾緣一句作麼生？澄潭不許宿蒼龍，鳳凰豈向那邊討？」

秉拂。岫雲問：「南天燒火北天紅，日出西方夜落東，表率溈巒千五百，芙蓉高蹈萬層峰。溈山即不問，敢問如何是芙蓉境？」師云：「白晝猿呼子，黃昏虎出林。」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。」進云：「與溈山相去多少？」師云：「一步高一步，一浪闊一浪。」進云：「未審此處、彼處大師如何相接？」師云：「不礙往來看。」進云：「恁麼一點水墨，兩處成龍。」師云：「莫妄分疏。」乃云：「芙蓉突出一峰頭，百里溈巒目一收，今日不因人舉著，幾乎忘卻舊雲並。」拈拄杖，下座。

秉拂。「盡大地是解脫門，多少人到者裏入不得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用入作麼？盡大地是塵勞門，多少人到者裏出不出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用出作麼？不見道：江南、江北，無非圓覺妙場；溪東、溪西，總是國王水艸。橫身千峰頂上，應用無虧；撒手萬人叢中，鍼芥不入。諸兄弟！如斯說話，且道成得甚麼邊事？」拈拄杖，云：「水流東澗朝西澗，雲起南巒過北巒。」

秉拂。拈拄杖召眾云：「者拄杖子不從天台得，不自南嶽來，根盤威音那畔，葉覆百億須彌，人天蒙其蔭庇，乾坤賴以擎持。今日落

在洌上座手裏，畢竟如何揮霍？」遂卓一卓云：「上揮則天平，日月星辰各居其所；下霍則地成，山川艸木各奠其位。遇險則為津梁，遇水則為舟楫，串諸佛聖人以至醯雞蠛蠓而為一串，一即一切；撥山河大地以至瓦礫荊棘而為萬物，一切即一。頂窮圓蓋，腳極風輪，箚一箚，透頂透底；往溯空王，來及婁至，拶一拶，貫古貫今。有如是勇猛、有如是威神之力。然雖如是，猶未盡其機權。」復卓一卓云：「拄天則天缺東南，拄地則地陷西北，鞭山則華嶽摧崩，點水則滄溟枯竭，遇佛殺佛、遇祖殺祖、遇羅漢殺羅漢，森羅萬象斂衽歸降，蠢動含靈望風乞命，外道魂銷、天魔膽裂，有如是勇猛、有如是威神之力。正恁麼時，奇特中奇特，殺活全彰；殊勝中殊勝，縱橫在我。忽有個旁不甘底衲僧出來道：『洌公何得將常住物一人受用？』但向道：『一條白棒無私曲，幾個拈來用得親？』」復卓一卓，下座。

明季復開溈山大圓老宿忌，秉拂。「橫跨白牯，直踞孤峰，此山先住，繼有吾宗，千鈞巨力，一片虛衷。」拈起香，云：「從前汗馬無人識。」插香，云：「秖要重論蓋代功。」

澄米頭，起龕。「此邦不穀，適彼他邦。雖然，彼此自由。」以拄杖指龕，云：「不免者場敗露。」

嗣燚監寺入塔。「是凡是聖，鬼臉神頭，手抬手搦，賣俏裝村。」放下骨襯，云：「若非燚公，大難承當。」

惟慶碓頭起龕。「來也水上漚，去也爐中燄，來去不相關，何沒復何現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坐斷十方猶點額，密移一步看飛龍。」

舉火。「步步蹋著，蹋著禍生。捎空兩腳，火裏翻身。歸根葉落秋方早，令人卻憶嶺南能。」

慈性上座起龕。「撩起便行。衲僧手段。能解與麼去，又解與麼來，猶稱好手。雖然如是，大溈門下總容者般漢不得。咄！」云：「去！去！」

舉火。「秋日涼，秋月皎，長安道上人多少？水肅風清，白蘋紅蓼，正好舉棹揚帆，無限風光窈窕，截斷父子愛，不用回頭轉腦。若或兩復三番，娑婆世界何日得了？慈性上座，歸去好，歸去好，一道直如弦，切莫打之遶。」喝一喝。

大冶禪人入塔，值雪。「冷湫湫地，熱鬧中來；熱鬧中物，冷湫湫去。」放下骨襯，云：「大冶紅爐一片雪。」

習禪智禪人起龕。「彈指能超億土，是神是鬼；轉眼便是來生，堪笑堪悲。且恁麼時，如何直送荒郊裏？」

舉火。「如來禪、祖師禪，熱碗鳴聲；根本智、差別智，撥漚求火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般若靈光，如大火聚。」

入塔。「智不到處，切忌道著，道著則頭角生。」放下骨襯，云：「崢嶸須是擎頭角，遍界猶難覓跡蹤。」
盡空上座起龕。「拍膝而逝，銕鎚當面擲；斂目而坐，神光腦後看。動著不堪回首處，和煙搭在玉欄杆。」
舉火。「誰云世事盡不得？今日盡也。誰云一死無餘事？焉知他處不生？所謂東湧西沒，西湧東沒，中湧邊沒，湧到虛空界盡，還有不盡者。咄！」
湛然禪人起龕。「覓即知君不可得。」以拄杖指龕云：「贓物現在。不離當處常湛然。」喝一喝云：「龍門無宿客。」
舉火：「百年成之不足，一旦壞之有餘。」舉起火炬，云：「看！看！向洌上座未舉以前還救得一半。」
入塔。「鬼窟裏躲跟千個萬個，洌上座手裏斷送萬個千個。」放下骨襯，云：「慣得其便。」
正元上座入塔。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假四大以為身；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，歷一生而滅度。一息歸真，還源返本。諸兄弟！還識正元上座失腳處麼？蹋翻波是水，行到路頭窮，水底撈明月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死水不藏龍。」(因過水溺滅)
普學道人舉火，值雪。「因地而起，箭既離弦，從空放下，不落別處。」攛下火炬，云：「會麼？水火既濟。」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下(一)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下(二)

小師明偉記錄

潭州芙蓉山廣化禪寺首座寮秉拂語錄

師於順治辛丑十月初二日首眾芙蓉，玄溯都監請秉拂。「鬧處刺頭，冷處著腳；昨日平田，今朝絕壑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；毘盧頂上，敲風打雨；白雲堆裏，打雨敲風。左之右之，無不宜之；者邊那邊，隨緣自在。正恁麼時，且道如何？數聲清磬是非外，一個閒人天地間。」復云：「邇來去聖時遙，人心澆薄，到處弟兄徒秖問水觀山，不肯灰心泯志。故我為山堂上老人於此邃谷幽巖豎茲法社，命定洌提令其間，俾諸有志者向此韜光晦跡，實履真操，鈯斧子上一道神光，折腳鐺邊萬機休罷。不見先芙蓉楷禪師住山，惟將本院莊稞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，日取一分用之，更不隨人添減，務要省緣，專一辦道。諸兄弟！古人恁麼操持，誠不欲以等閑利養埋沒生平。今日爾我處此峭壁嵯峨之上，卻

為平原沃野之中，有田深耕，有山火種，壺中日月、世外乾坤交相砥礪，共修正因，報佛祖恩，畢參學事。久立眾慈，伏惟珍重。」秉拂。「家住桃源溪口深，迥然不與世相親，無限落英隨水出，秖許漁郎一問津，所謂一到不再到、一見不再見。諸兄弟！設使漁郎不恁麼一回，焉知有與麼事？設使漁郎一向恁麼去，焉知有與麼事？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？依舊園林、依舊池沼、依舊桑麻、依舊雞犬，恁麼則古今天地、古今日月、古今山河、古今人物。然雖如是，也有些淆訛。不見道：雲月是同，谿山各異，九曲黃河清徹底，誰知別是一乾坤？」

示眾。舉：「忠國師因肅宗皇帝問：『如何是無諍三昧？』忠云：『檀越蹋毘盧頂上行。』帝云：『此意如何？』忠云：『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』徑山杲云：『諸人要見國師麼？只在你眼睛裏，開眼也蹉過、合眼也蹉過。既在眼睛裏，為甚麼卻蹉過？玅喜恁麼道，也蹉過不少。』」師云：「諸人要見徑山麼？只在你眉毛上，眨上眉毛也蹉過、不眨眉毛也蹉過。洌上座恁麼道，眉毛在麼？」

示眾。舉：「溈山因遊山到磐陀石上坐，仰山侍立次，忽鴉啣一紅柿落在面前，仰取拭以呈溈，溈云：『甚處得來？』云：『此是和尚道德所感。』溈分半與仰，云：『子也不得無分。』」師云：「食到口邊，被人奪卻。者一語且道著在鴉子分上？仰山分上？溈山分上？」

示眾。舉：「國一因馬祖遣智藏來問：『十二時中以何為境？』一云：『待汝回去時有信。』藏云：『即今便回去。』一云：『傳語馬祖道：「卻須問取曹溪。」』」師云：「恁麼信息未得的確，又要一緉艸鞋得到曹溪。」

師父雲臺老居士訃音至，示眾。舉：「祖師道：『父母非我親，誰是至親者？』」師云：「最初一著阿誰理會？天童弘覺老和尚道：『父母非我親，無我無親者。』」師云：「末後一句孰敢流通？」拈拄杖，云：「會麼？爪齒膚髮從之受生，俯仰折旋悉承渠力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如今拄杖子折也，直得崩崖裂石，天上人間沒朕跡；神號鬼泣，千古萬古無消息。今日不孝到者裏又且如何施設？撒手到家人不識，了無一物獻尊堂。」

冬至，秉拂。舉：「古德因僧問：『一陽來復，日長一線，未審佛法長多少？』德云：『長一線。』又有僧問古德：『一陽來復，日長一線，未審佛法長多少？』德云：『一線長。』」師云：「一線長，長一線，若論佛法，還差一線。」

因雪，秉拂。「天道、地道，幻化非常；昨日、今日，計較不著。會麼？變穢邦而為淨土，則在須臾；就濁世而建寶坊，煥然炫目。普賢菩薩失其境界，拾得寒山燒火有分。秖如孤舟篛笠翁，為甚獨

釣寒江雪？垂絲千尺許，意在釣獰龍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水寒魚不餌，空載月明歸。」下座。
師誕，眾請示眾。「人子受生日，老母值難時。既是母難，何用慶為？謾謂揚眉喜，殊覺暗魂銷。」
元旦，秉拂，值雪。「周而復始，地轉天迴；變則生通，星移斗轉。直得乾坤色失，頭頭格外風光；佛祖眼迷，處處劫前春色。玅峰晃耀，野獸難藏；寶樹晶光，靈禽難泊。斬新日月，一片皇風；依舊山河，實增精彩。正恁麼時，且道如何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行夏之時，春王正月，遇方成珪，遇圓成璧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歸宗因泥壁次，白侍即來，宗問：『君子儒？小人儒？』白云：『君子儒。』宗乃打泥拓一下，白遂過泥與宗，宗接得便用。良久，云：『莫便是快俊底白侍即不？』白云：『不敢。』宗云：『秖有過泥分。』」師云：「今日看來，快俊底歸宗也秖有泥壁分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南泉問良欽：『空劫中還有佛麼？』欽云：『有。』泉云：『是阿誰？』欽云：『良欽。』泉云：『居何國土？』欽無語。」師云：「含元殿裏更覓長安。良欽古佛可謂戴天不知天之高，履地不知地之厚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雪峰在洞山作飯頭，淘米次，山問：『淘沙去米？淘米去沙？』峰云：『沙米一時去。』山云：『大眾喫甚麼？』峰遂將盆覆卻，山云：『據子因緣，合在德山。』」師云：「多少人向者裏列戶分門？」喝一喝。
大悲生日，秉拂。卓拄杖，云：「三十二應，者是那一應？」復卓一卓，云：「千手千眼，者是何手眼？要且觀世音菩薩到者裏高豎降旗，藏身無地，誰云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緣在我國中示現受生，尋聲救苦？諸兄弟！凡人貧窮困苦、愛別離苦、冤憎會苦、生老病死苦，是人無量劫中植下種子，所謂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忘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觀音菩薩管你甚麼閑事？尚且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，放下手是個饅頭，被人騙卻去也。即今眾中還有不被騙者麼？」良久，顧視左右，云：「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。」
開田，示眾。「山前一片閒田地，曠大劫來明歷歷，如今特地破天荒，惟願春風齊著力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吽！吽！驅耕夫牛，奪饑人食，空手牽銕犁，誰怕春疇沒脛泥？高處高平，低處低平，但得年來桑麥熟，羅睺羅兒與一文，孤峰頂上合水和泥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。然雖如是，大不易易。」遂高聲召眾，云：「固是腳下無私，須防泥裏有刺。」喝一喝。
示眾。舉：「三聖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喝，聖亦喝，僧又喝，聖又喝，僧云：『行棒即瞎。』便喝，聖拈棒，僧轉身作受棒勢，

聖云：『下坡不走，快便難逢。』便打，僧云：『者賊。』便出去，聖遂拋下棒。次有僧問：『和尚適來爭容者僧？』聖云：『是伊曾見先師來。』」師云：「蒼天，蒼天，先師蒙此苦屈。」
摘茶，示眾。拈拄杖，召眾，云：「還識拄杖子麼？枝枝挺秀，葉葉流芳，含種於象帝之先，合根為千差之本，時至自彰，造化不能秘其玅，直得南山北嶺翠色蔥蔥，自邇而遠，山川未足囿其芳，異日上國名邦香風[颱-台+弗][颱-台+弗]。恁麼，百艸頭邊漏洩，意氣全彰；萬峰頂上埋藏，清光溢目。若於此會得，盧仝腋下風生，趙州應須喫棒；其或未然，且向葛藤裏薦取。」
天中節，示眾。「南山有虎，南山有蛇，牙如劍樹，口似血盆。洌上座三十年前一見，一椎打殺，碎為微塵。及至今日若見，則當延為上賓。何故？罕逢罕遇。」
秉拂。「莫謂山勢險，更有最高峰，高處不足，山斷疑休去，峰高又起來，深處有餘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會麼？芙蓉者裏，鳥飛不度，大路通霄，獸不容蹄，平開曠野，寒生幽谷，日日三秋，日出高山，時時九夏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衝開碧落松千尺，截斷紅塵水一溪。所以，古人道：『猿啼古木，虎嘯幽巖，碧落青霄，道人活計。』雖然如是，任是深山更深處，也應無計避征徭。」喝一喝。
謝雨，示眾。豎拂子，召眾，云：「看，看！滴穿眼睛，浸爛鼻孔。」良久，復豎拂子，云：「秖如者一點未發已前時又且如何？青天應須喫棒。」
鋤茶，示眾。「開一片畬，種一籮粟，仰山之謂也；與山門作景致，與後人作榜樣，臨濟之謂也。芙蓉者裏別是一般家風。何故？現成公案本有根株，秖貴當人理會處理會、剪除處剪除。然則，諸兄弟！到者裏畢竟如何？本地上著力，鑊頭下著眼。」
遊南嶽回，示眾。「山在腳頭，直須到過；話在舌頭，也須說過。會麼？思大禪師目視雲漢，不通凡聖；懷讓和尚磨磚作鏡，曲為今時。各得一種三昧，總被不肖看破，萬年松挂碧凌空，三生藏依艸附木，雖然滿目煙霞，難免遊人收拾。諸兄弟！即今到家一句又且如何舉似？曾經大海難為水，除卻須彌不是山。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洞山問僧：『甚處去來？』云：『遊山來。』山云：『還到頂頭麼？』云：『到。』山云：『頂頭有人不？』云：『無。』山云：『你不曾到頂頭。』云：『若不到，爭知無人？』山云：『闍黎何不且住？』云：『住即不辭，西天有人不肯在。』」師云：「恁麼說話，漏逗不少。今日者裏更要矢上加尖，一一從頭註腳。登山須到頂，步步蹋著，頂上無人，德雲不在。玅高峰為甚麼不肯住？七間僧堂儘好。會麼？洌上座拔舌有分去也，禍出私門。」

示眾。「『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。』肇法師恁麼道，我不恁麼道，畢竟寶在甚麼處？但云：乾坤之內，宇宙之中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歸宗鏟艸次，有座主來參，偶見一蛇過，宗以鋤斷之，主云：『久響歸宗，元來秖是個麤行沙門。』宗云：『你麤？我麤？』主云：『如何是麤？』宗豎起鋤頭。主云：『如何是細？』宗作斬蛇勢。主云：『與麼則依而行之。』宗云：『依而行之且置，你甚麼處見我斬蛇？』主無對。」師云：「死蛇頭，解弄也活；不解弄，活底也死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長慶問秀才云：『佛教云：眾生日用而不知。儒教云：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且道不知甚麼？』云：『不知大道。』」師云：「大道透長安，有甚不知者？秀才不曾行腳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歸宗因普請入園取菜次，乃畫一圓相，圓卻一株菜，以標插之，語眾云：『輒不得動著。』便去。少頃，宗復來，見菜猶在，遽以棒趁云：『者一隊漢無一個有智慧底。』踢倒標子，拔菜而歸。」師云：「歸宗大似蕭何造，者隊漢似隊艸繫比丘。今日如何批判？畫地為牢籠太古，不傷苗稼足僧儀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甘贄入南泉設齋，時黃檗為首座，贄請施財，檗云：『財、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』。贄云：『恁麼道，爭消得某甲嘬？』便舁錢出去。須臾復入，云：『請施財。』檗云：『財、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。』贄乃行嘬。」師云：「大眾！莫秖管隨隊餐饘子，也得三文買艸鞋。」良久，云：「且道利害在什麼處？」

示眾。舉：「大覺參臨濟，濟見豎拂子，覺展具；濟擲下拂子，覺收具，參堂去。時眾議云：『此僧莫是和尚親故，不禮拜又不喫棒？』濟令侍者喚覺至，云：『大眾道：「汝來參長老，不禮拜、不喫棒，莫是長老親故？」』覺乃珍重下去。」師云：「大覺大似行年在坎，臨濟老漢也較不多。」

秉拂。「日出扶桑，容光必照；蘭生幽谷，無人自芳。芳不為人，愈久愈化；光不擇地，至高至明。倘有一艸一木不被其光明，則天有私蓋；千巖萬壑便損其英華，則地有私載。且道無私一句作麼生道？有水皆含月，無山不帶雲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圓通和尚因僧問：『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，還見禪床麼？』通云：『喚甚麼作塵？』僧又問法燈：『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，還見禪床麼？』燈云：『喚甚麼作禪床？』」師云：「今日者裏有人問：『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，還見禪床麼？』便拍禪床，云：『收。』且道古今相去多少？」

示眾。舉：「趙州因僧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州云：『牆外底。』僧云：『不問者個道。』州云：『問甚麼道？』云：『大道。』州

云：『大道透長安。』」師云：「大道透長安，家家自有路。扶籬摸壁不男兒，風月如今還如故。」喝一喝。
訪與峰大師於瀏陽回，示眾。「相將一月雨連床，千里誰言路是長？剔盡銀缸焚寶鴨，香風幾陣到茅堂。大眾！此是在瀏陽底句子，還鄉一曲如何舉似？半笠春風飽道途，桃華浪裏試乘桴，今日兩頭齊坐斷，放憨亦自有工夫。」復云：「放憨作麼？」
示眾。舉：「溈山與仰山行次，指柏樹子問云：『前頭是甚麼？』仰云：『柏樹子。』溈卻問耘田翁，翁亦云：『柏樹子。』溈云：『者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眾。』」師云：「縱有五百眾，也是拖泥帶水漢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昔有施主入院，行眾僧隨年錢，知事僧云：『聖僧前著一分。』主云：『聖僧年多少？』僧無對。」師云：「勘破了也。法眼益代云：『心期滿處即知。』」師云：「勘破了也。保寧勇云：『只恐施主力所不及。』」師云：「勘破了也。楚石琦云：『缽盂無底。』」師云：「勘破了也。若是洌上座，但高聲召云：『施主！』設若有個孟八，即出來道：『勘破了也。』咄！瞎漢！還我聖僧錢來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忠國師問紫璘供奉：『甚處來？』云：『城南來。』忠云：『城南艸作何色？』云：『作黃色。』忠乃問童子：『艸作何色？』子云：『作黃色。』忠云：『秖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、對御譚玄。』」師云：「是則是，秖是今日要問忠國師：和尚亦是簾前賜紫、對御譚玄，畢竟草作何色？」
秉拂。「更無第二人，更無第二見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見麼？」卓一卓，云：「要用便用。」擲下，云：「要捨便捨。橫也在我，我為法王；豎也在我，於法自在。千人萬人把不住，七珍八寶一時挐。」喝一喝。
佛誕，值大溈五峰老和尚生辰，秉拂。「雲門生在釋迦之後，即有一棒要且打不著；釋迦生在我五峰老人之先，者一片地要且奪不得。啟後紹前，庶幾家聲不墜。即今還有同死同生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如無，雲門來也。」拈拄杖一齊打趁。
示眾。「山中何所有？嶺上多白雲，只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古人與麼說話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何故？不見道：無山不帶雲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丹霞問龐公：『昨日相見何似今日？』公云：『如法舉昨日事來作個宗眼。』霞云：『秖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？』公云：『我在你眼裏。』霞云：『某甲眼窄，何處安身？』公云：『是眼何窄？是身何安？』霞休去，公云：『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。』霞亦不對，公云：『就中者一句無人道得。』」師云：「諸

上座！龐公在丹霞眼裏，至今求出不得；丹霞在龐公舌底，至今求出不得。還會麼？」
天童密老和尚忌，示眾。「窣堵南山一巍然，七年拜掃到龕前，年年此際西風起，一葉梧桐又到川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玄沙因僧問：承和尚有言：『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。學人如何得會？』沙云：『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用會作麼？』僧便休去。來日，沙卻問僧：『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汝作麼生會？』僧云：『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用會作麼？』沙云：『情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。』」師卓拄杖，云：「一槌粉碎了也。不惟者僧打破精靈窟，抑且玄沙得個出身之路。」喝一喝。
示眾。舉：「南泉因至莊，偶莊主預備迎奉，泉云：『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，何夙排辦若是？』主云：『昨夜土地神報。』泉云：『王老師修行不得力，被鬼神覷破。』侍者便問：『既是善知識，為甚被鬼神覷見？』泉云：『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著。』因聖穎云：『南泉被者僧一問，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。』」師云：「殊不知者僧未問已前，南泉早被者兩碗茶湯撞入黑山裏了也。今日洌上座高提正令，與王老師作個出身之路。」拈拄杖，左邊卓一卓，云：「寄打莊主。」右邊卓一卓，云：「寄打侍者。雖然如是，還識南泉麼？老不以筋力為能。」
師誕，示眾。「已與世相遠，住山山水侵，山能壯我目，水若澹人心。曠志因茲適，年華日自深，山中添歲歲，快我一豪吟。」
雪竇石奇老和尚訃音至，示眾。「傑出叢林老雪竇，機關轉處難回互；瀑布絲綸千丈懸，乳峰高出萬山巔。昨夜得聞啚下信，泰山又見一頹然。」拍禪床一下，復云：「憶昔丁酉定洌曾依會下度夏，及秋還溈山，蒙贈一偈云：『大溈山頭一片月，古今天地古今心；秋風影裏看黃葉，水牯牛兒俊不禁。』今日觸境興悲，次韻奉輓：皎皎長空空際月，光明碩大正天心；微雲海側因風起，惆悵於人意莫禁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藥山因僧問：『學人有疑，請師決疑。』山云：『待上堂時與你決。』至晚上堂，山云：『今日要決疑底僧出來。』僧出，山下禪床把住云：『大眾！者僧有疑。』便與一推，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藥山老子太煞傷慈，無端將座須彌山子推卻了也，直得東弗于逮、西瞿耶尼、北鬱單越、南贍部洲一時摧崩，至今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。汝等茄子、瓠子還有跳得上三禪天者麼？」良久，喝一喝。
示眾。舉：「白雲因郭公甫入山上堂：『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，謝公甫大儒廬山廿載之舊，今日遠訪白雲之勤。如今舉似大眾，此頌豈惟謝郭公？要且與天下有鼻孔底衲僧脫卻貼肉汗衫。』乃云：

『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，尒小生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禮也。』」師云：「者則頌子如今成發蒙學生順朱填墨底句子了也。若是今日郭公甫，則必曰：『此是我三十年前底。』」
別業，梅園，示眾。「田地穩密，皆由入處幽深；門戶崇高，總緣居處孤峻。十方坐斷，色凜千峰；一步密移，聲鳴萬籟。恁麼百尺竿頭進步，千尋崖底翻身，殘巖斷壑別有生涯，鳥道玄途尤非活計，直得凌霄逼漢，霧鎖雲封，風月一壺，煙光滿月。正恁麼時，且道畢竟位居何所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須知雲外千峰上，別有靈松帶露寒。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大梅常禪師住山，馬祖遣僧問：『和尚見馬大師有何言句便住此山？』梅云：『馬師向我道：即心即佛。』僧云：『如今馬師佛法又別向道：非心非佛。』梅云：『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秖即心即佛。』後僧舉似馬祖，祖云：『梅子熟也。』」師云：「一言之下徹法源底，如大梅老人古今能幾幾？觀其詶對者僧，似乎全拋一片。若是洌上座見他道：『近日馬師佛法又別向道：非心非佛。』但云：『今日幸逢上座得者個消息。』不惟使者僧三十年後換手搥胸，抑且使馬大師慚惶滿面。後來馬祖恁麼道，雖則養子之緣殊不覺醜，若見恁麼舉似，便好道：『老僧合自領三十棒。』不唯者僧知恩，亦且大梅生色。會麼？生平肝膽向人傾，相識還如不相識。」
秉拂。「天下無不理之事，可惜作道理會卻；世間無不事之理，可惜作無事會卻。」拈拂子，云：「會麼？事而不事，無作無為；理而不理，無聲無臭。說甚事理渾融？三十棒且待別時；直饒理事雙忘，笊耑柄聊與一頓。諸兄弟！如斯說話，今日苦口婆心，逢人輒不得道洌上座在曲汆床上說理說事。」擲下拂子，喝一喝。
秉拂。「人即謾人，山河大地不謾人；人即自謾，自己心肝五臟謾不得。諸兄弟！無事問取山河大地，看是個甚麼道理？無事摸取自己胸頭，看是個甚麼道理？設有個衲僧出來道：『洌公昨日說不得作道理會，卻今日者般說話。』我即向伊道：『洌上座罪過。』」
梅園種梅，示眾。「當年未到梅山上，秖道梅山盡是梅。」拈拂子，云：「分明月在梅華上，尋到梅華月已遲。今日不妨自我作古，隨處發生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於無陰陽地上突出勁骨森森，於多荊棘林中透露清香樸樸，老幹如虯，曲中隱直，群葩含玉，果裏該因，不與萬卉爭妍，卻較群芳獨步。雖然如是，何人死得偷心盡？相共鋤雲種洞庭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黃檗在南泉會下為首座，一日，捧缽向南泉位上坐，泉入見，乃問：『長老甚年中行道？』檗云：『威音王已前。』泉云：『猶是王老師兒孫。下去！』檗遂過第二座坐，泉休去。雪竇顯云：『可惜王老師，只見錐頭利。我當時若作南泉，待伊道：

「威音王已前。」即便於第二位坐，令黃檗一生起不得。雖然如是，也須救取南泉。』」師云：「二老做處雖則主賓互換，檢點將來，二俱不了。雪竇恁麼道，也落第二機。我當時若作南泉，見伊坐卻主位，便轉身歸方丈，不惟自己黃閣簾垂，直教黃檗縱然喫得飯，也須著噎。」

梅園，示眾。「坐斷毘盧頂，坐久成勞；拈卻錫杖峰，費力不少。如今休處得休，日上三竿瞌睡。咄！休瞌睡，昨夜帝釋撞鐘，驚得梵王墜地。我向道：『水流澗底太忙生，雲在嶺頭閑不徹。』」

示眾。舉：「世尊道：『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』演祖道：『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築著磕著。』佛果道：『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錦上鋪華。』楚石琦道：『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鍼箚不入。』」師云：「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是個甚麼？」

示眾。舉：「趙州因僧問：『百形俱賸散，一物鎮長靈時如何？』州云：『今朝又風起。』」師云：「大眾且道：是南風？是北風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行船須在把梢人。」

梅園，示眾。「孔子南游江漢，乘時濟物；老聃西出函關，臨老知歸。爭似芙蓉山裏人，坐斷白雲頭，竟忘江南地暖、塞北風寒？秖見野人異婦，頭長八尺、面闊一丈，藏身青黯裏，不知東頭賣貴、西頭買賤，樂其剩水殘山，清涼無暑氣，涓潔有甘泉。諸兄弟！且道此境此人是同是別？一回親得入，不與眾山齊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馬祖因僧參次，乃畫一圓相云：『入也打，不入也打。』僧纔入，祖便打，僧云：『和尚打某甲不得。』祖靠拄杖便休去。」師云：「馬大師何不再打一棒？使者立地死漢，入得我門，出得我屋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夾山因僧問：『如何是相似句？』山云：『荷葉團團團似鏡，菱角尖尖尖似錐。』復云：『會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會。』山云：『風吹柳絮毛毬走，雨打梨華蛺蝶飛。』楚石琦云：『夾山老漢與麼答話，恰似夾竹桃華錦上鋪華，只是未曾點著本分事在。若有問天寧：「如何是相似句？」向他道：「莫將支遁鶴，喚作右軍鵝。」』」師云：「楚石老人與麼答話，猶欠勦絕在。今日者裏有人恁麼問，連棒趁出，免得刁刀魚魯之夫向泥裏洗土塊。」

梅園種竹，示眾。「禾黍不陽豔，競栽桃李春，翻令力耕者，半作賣華人。今日梅園者裏總不與麼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者是竹子，一莖兩莖斜，斜塘倒影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三莖四莖曲，曲能有成。翠色青青，幾度秋來還自翠？清風[颱-台+弗][颱-台+弗]，一番雨過一番清。老幹乘時，倒駕迷津之筏；新篁應運，包藏鎗利之鋒。

正恁麼時，且道如何分付？去年梅，今年竹，寄語兒童休觸著，憶昔長沙曾有語，動手無非觸祖翁。」下座。
示眾。舉：「雪峰因僧禮拜次，峰乃打五棒，云：『過在甚麼處？』峰又打五棒，喝出。雪竇顯云：『我不曾與人葛藤，前五棒日照天臨，後五棒雲騰致雨。汝若辨得，也好與五棒。』東禪觀云：『性空自來性直，不似雪竇瞞人。雪峰前五棒打者僧禮拜，後五棒打者僧無過。諸人且道：是不是？若道是，要你眼作甚麼？』」師云：「定洌自來性真，不是東禪瞞人。前五棒見面底，後五棒找零底。諸仁且道：性空直？定洌直？」
彌陀生日，示眾。「生在閻浮提，莫思極樂國，彼此一世界也；現在不可得，莫憶當來事，未來猶過去也。諸兄弟！厭此欣彼，取捨情存；計後追前，攀緣心熾。」拈拄杖云：「阿彌陀佛坐七寶蓮華，入諸仁眼孔去也。諸仁還覺腦門重麼？」
師誕，眾請示眾。「七十古來稀，虛生半已期，從僧今十載，轉盼幾何時？無言堪告眾，有懷秖自知，昨夜窗前月，怕讀壽章詩。今日陞於此座，雖則勉強塞責，抑得用資先慈。聽取一偈：生我者父母，拔我者佛祖，作得佛祖兒，名為報父母。」
除夕，秉拂。「大眾！今夜是三十，明日是初一，何嘗除得周朝建子、商時建丑？何嘗明日是元旦？恁麼看來，有來、有去，消長之理；曰新、曰舊，曲徇時宜。究竟何曾遷變得一毫頭許？桃符神聞是語已，拊掌呵呵，突出而前，曰：『如斯說話，七家村裏人見解。殊不知我能旋乾轉坤、移星換斗，有時拈頭作尾，以威音而為婁至；有時翻尾作頭，以婁至而為威音。謂今夕為除夕，誰曰不可？以明日為元旦，誰曰不可？』洌上座與伊劈頭一棒，云：『拄杖子煞個好市。』」
元旦，秉拂。拈拄杖，云：「者是最初一著子，千著萬著由之而發生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者是最初一句子，千句萬句因之而建立。天得一以清，有星皆拱北；地得一以寧，無水不朝東；君王得一，端拱垂裳，河清海晏；臣宰得一，股肱黼黻，草偃風行；閭閻得一，土安其界，人部其家；衲僧家得一，堪作甚麼？權衡佛祖、號令人天。正當今日，正令全提一句作麼生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鴨綠波洄野水，鵝黃色轉隄楊。」
束裝往浙，示眾。「坐斷今古舌頭，要識轉身句子；把住乾坤手腳，也須放過一籌。何故？大道無邊際，當機有卷舒。若便恁麼去，謂之把纜放舡、釘樁搖櫓，真正過量人不在者裏作窠臼。不見道：莫守寒巖異艸青，坐斷白雲宗不玅。剎竿頭上翻筋斗，海闊天空；華鍼眼裏度金鵬，摩霄逼漢。可中有個幡然而改、打破牢關，直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、金翅劈海直取龍吞，不妨與伊艸鞋一緉，

三十年行腳。正恁麼時，不住此岸、不住彼岸、不住中流一句作麼生？倒騎銕馬下揚州。」
覺明上座入塔。「潭之南，湘之北，八面玲瓏無縫隙，覺光燦爛明霜雪，無妨多處添些些。」放下骨襯，云：「大好時節。」
石破禪人入塔。「達磨九年尚覷不破，今日石破了也，以何為驗？」放下骨襯，云：「以此為驗。」
定心耆宿鍛骨。「平地多年起骨堆，白雲深處勢崔嵬，無端觸著無情手，直教身心當下灰。」喝一喝，顧視左右，云：「會麼？我定心老宿生來氣宇豁達，才器英弘，結伴水月開士共力同心，開芙蓉祖席於殘煙衰柳之中，三十年辛勤恢大唐勝蹟，厥後吉祥坐脫，藏身於長林豐艸之下，十八年沉埋面目猶昔。今日白足古淵上座孝思無斁，貴圖相見，且道見後如何？」攛下火炬，云：「皮膚脫落盡，節節骨黃金。」喝一喝。
入塔。「山自我開，室自我影，別處安身，者裏滅跡，正當今日如何？」放下骨襯云：「借路還家，兒孫得力。」
寧鄉樂法菴泐冰上座入塔。「百里非遙，千山一色，事同一家，理無異致。」提起骨襯，云：「昔時曾向途中覓即此物，今日看來火裏冰非他物。」放下骨襯，云：「休道泐潭為死水，靈龍偏自解藏身。」喝一喝。
栗嶺悟徹禪人入塔。「住世四十年，足不越百里，一旦告別時，譚笑一時爾。山僧素重之，蹋雪為送子。」放下骨襯云：「佛子住此地，受用秖者是。」喝一喝。

(板存楞嚴大藏)

古梅洌禪師語錄卷下(二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